宋會要

高宗

宋會要　經筵

建炎二年三月十一日講筵所言舊例初御經筵講讀經史先具奏請點定詔講論語讀資治通鑑四月七日詔講讀官故事端午謝節料畢罷講筵至八月再開可勿罷上謂宰執曰朕以寡昧適茲艱難政事之餘與卿等款語知學先王之道為有益方且夙夜孜孜於經史今若講筵暫綴則朕誦讀既多有疑無質徒廢日力此事合如何黃潛善等奏講筵願如聖意勿罷故有是命

四年八月四日詔經筵日令侍從官一負具前代及本

朝故事關涉治體者一兩事進入從參知政事謝克家
請也十三日資政殿大學士王綯言蒙恩除侍讀依舊
制每年二月八日取旨擇日開講目令講筵所人吏未
到有失舉行詔候防秋日取旨時邊事未寧將有事于
親征也紹興元年正月十三日講筵所言近依舊制春
講於二月上旬擇日奉旨差定講讀官開講今已差秦
檜兼侍讀汪藻胡交脩並兼侍講自來講讀官並不限
員欲依令開講除旦望假故繫擇雙日講筵仍乞令大
史局選日從之二月三日詔越州只令差撥人匠將帶
合用料物赴行宮門外東廡庭擗截東壁二間充講筵
所御覽書籍庫講筵官直舍人吏司房等四月九日内

出御書扇賜侍讀王綯胡直孺侍講汪藻胡交脩侯延慶各一柄二年七月十五日上謂輔臣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以啓迪朕意將來開講欲令胡安國兼讀春秋隨事觧釋不必作義朕將欲咨詢昔英宗皇帝時司馬光為講筵官有請乞詰問若知則進獻其說不知則退而討論此於帝學最為有補十一月三日詔講筵所令後往講日令講讀官依講筵日分除假故旦望隔日輪官接續供進春秋口義一授開講日依舊所有日進故事仍令侍從官依先降旨揮與講讀官翰林學士兩省官共進却遇開講權免又詔六月十二日並權免供進十二月五日新知江陰軍趙祥之

言請以講筵官兼讀史書上曰朕覩六經皆論王道如
史書多雜霸道其間議論又載一時押闔辯士游說朱
勝非曰春秋雜魯史實尊王黜霸上又曰孔子作經經
之祖左氏作傳史之祖也三年四月九日戶部尚書兼
侍讀黃叔敖言今後開講日分遇聖節開啓罷散日乞
權住講筵從之七月二十六日左司諫唐煇言講筵所
書寫人莫允中經進書與換進義副尉特不作非泛補
授乞行追改上曰此講筵所奏御寶批也既有例當依
例施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當如聖旨然副尉而煩
諫官論執且乞賜允上卒從煇奏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詔過開講筵令殿前司依舊制差過茶殿侍一十人過

祭祗應十月七日詔講讀官進講義從官進故事權罷
候過防秋日依舊供進其講筵所應掌書籍令祗應御
書使臣等先次管押於穩便州縣安頓其請給船夫等
令所在應副仍仰常切差人防護無令散失時淮海有
警將有事于親征從臣僚請也五年閏二月二十二日
臣僚言仰惟陛下復開經筵宜依做仁宗時於經筵中
讀三朝寶訓仍令侍讀之官如李淑所請先取論政體
聽斷吏治以謹災祥省費用數卷進讀則內脩之道盡
矣次取議武備制軍旅論邊防撫夷狄數卷進讀則外
攘之策舉矣事要理切既有以開廣聖志興利除弊廢
足以拯濟阽危帝王之學莫大於此從之已而御前降

三朝寶訓一部付講筵所令録訖却行進納仍就所録
正本進讀更不立義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詔依建炎四
年指揮權罷講侯過防秋依舊開講仍進故事先是左
司諫陳公輔言扈駕從官員數不多又當道路之間講
讀故事皆所未暇故有是詔七年七月三日講筵所言
本所令來已到行在所有今年秋講一節準令合至八
月上旬擇日取旨外其供進故事欲乞令講筵所依開
講日分除休假旦望隔日依舊輪官供進從之八月九
日詔仲秋開講用八月二十三日時禮部侍郎陳公輔
言竊覩陛下自聞道君太上皇帝寧德皇后凶訃哀毀
過制雖從羣臣所請以月易月而退朝宮中實行三年

之喪恐間日下臨講筵有防退朝居喪之制乞自後講日止令講讀官供進口義更不親臨繼而吏部尚書孫近刑部尚書胡交脩翰林學士朱震奏近聞陳公輔言乞罷開講筵臣等論之本朝真宗以至道三年三月即位改咸平則在諒闇之中也是年正月訪明達經義者參知政事李至以崔頤正為對翌日召頤下講尚書於廣福殿又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自是月令赴御藥院侍對說尚書至十卷二年置翰林侍講學士命刑昺講左氏春秋亦在三年之制又給事中胡世將亦言神宗皇帝治平初同知陳院傅卞請開經筵詔候祔廟畢取旨按祖宗舊制即無供進口義與故乞更令侍從討論

故事以聞而公輔又上章辯論必欲遂其說於是右正言李諮奏竊考之詩成王訪洛之初羣臣進戒之始其言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真宗皇帝即位之初亦嘗命臣下講書于內殿及英宗皇帝初師大寶司馬光首以開講筵為言者三大立紀綱設制度在人主莫如周之成王本朝之章聖識道理嚴禮法人臣莫如司馬光而三年之喪皆欲不廢夫學以是天子之孝在於安國家定社稷其於先王之道不可一日而忘也臣質之禮典論之人情以謂三年之制聽倫樂悅倫色享倫味則有所不可至於聞先王之正道監祖宗之成訓亦何不可之有乞斷自聖志依舊閒日御邇英講至道殿

幾聰明不敝以闡大猷至是輔之請寢焉九月一日內
出無逸篇四軸付講筵所遇講日安掛十月詔仍開講
筵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講筵所言昨進講論語終篇據
忠翊郎講筵祗應御書兼脩纂邇英殿記注袁汝楫乞
依經筵舊制講讀經書每遇終篇例蒙推恩其官吏等
各轉兩官資白身人補大將及於皇城司賜御筵祗應
御書使臣等赴座緣推恩舊例昨因渡江而失不存欲
望特賜睿旨比舊例降等推恩施行詔講筵所官吏各
轉一官內白身補進義副尉裝界作賜錢三十貫九月
二十八日詔每遇講筵宣賜講官等喫食內有食素員
數將已定葷料令御廚變造宣賜十一年三月二十一

日主管講筵所言三日二十五日開講筵是日係轉員
諸班直等賜宣後殿視事畢御射殿再引與開講日相
妨詔引轉員畢再座御經筵四月五日賜侍讀吳表臣
蘇符新茶十四年二月五日講筵所言車駕幸太學御
敦化堂聽講至日進講經書乞依舊制其正經只用印
本籤貼起立進讀畢以次奉設繕寫講義進講於卷首
咨題篇目更不書正文令供檢文字以下入殿聽旨宣
取從之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詔賜講讀說書脩注官
寒食端午冬至節料觀文殿大學士以上錢一伯五十
貫酒十瓶資政殿大學士學士以上錢一伯貫酒八瓶
待制以上五十貫酒六瓶未繫兩制錢三十貫酒四瓶

著為令十六年三月十九日詔進講孟子終篇依語論
例推恩先是紹興初開講至是進講終篇翌日上特遣
中使賜講官段拂鞍馬牙笏金硯水瓶筆墨等越三日
賜講讀官御筵于皇城司遣中使宣勸第賜香茶侍讀
秦僖等翌日上表稱謝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詔講筵
所可依在京日於資善堂内置局候春講畢令臨安府
相度更脩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詔進講尚書終篇講
讀官以下可依孟子終篇例推恩内人吏無資可轉人
候有官日收使願換支賜者聽先是紹興八年三月開
講至是進講終篇是日特詔宰執聽講進讀畢太師秦
檜以下稱賀上悅甚以玉帶笏囊金鞍勒親御調習名

馬遣中使就檜第賜之仍第賜侍讀秦熺簽書樞密院事史才侍講魏師遜説書鄭仲熊脩注官楊迥金帶牙簡鞍馬檜等皆上表以謝越二日賜宰執洎講讀脩注官御筵于秘書省用教坊樂遣中使第賜香茶主管講筵所講筵閣官吏免御筵賜食有差既而講讀官以下作詩以進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詔進講周易終篇講讀官以下並轉官推恩有差是日進講終篇特召宰執聽講畢太師秦檜以下稱賀上甚悦以犀帶牙簡金鞍勒良馬銀絹命內侍就檜第賜之仍第賜侍讀秦熺簽書樞密院事鄭仲熊侍講董德元王珉修注官林一飛金帶牙簡鞍馬銀絹有差內王珉加賜金魚及硯匣

越二日賜御筵于秘書省遣中使第賜香茶秦檜等各上表稱謝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左大中大夫守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方今於祁寒隆暑暫罷講筵許近臣進故事是欲令禁從少竭愚忠裨補國論當進入以備乙夜之觀近來講筵所胥吏輙違舊制取索副本稱講筵要用自紹興十三年為始臣竊疑之是必懷姦之人自為朋黨惟恐臣下獻忠違背其意故令胥吏取索令後臣下奏陳故事不許講筵所取索副本只就令通進司進入庶幾臣下得以輸忠從之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詔經筵進讀三朝寶訓終篇可依周易終篇例推恩先是紹興五年閏二月講讀至是終篇是日侍讀王師

心頓首稱賀上賜師心牙簡金鞍勒良馬象管端硯檀香匣復古殿墨象牙粘版壓紙金硯水瓶越二日賜講讀兵脩注官以下御筵于皇城司用化成殿樂仍遣中使第賜香茶師心等上表稱謝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起居舍人洪遵言恭惟陛下延見儒臣紬繹經史惟以講學為務但左右二史襲沿近例旋進旋退於嘉言善行缺無所紀述不足以稱聖天子隆儒做古之意望載筆之臣應經筵中侍臣陞紬封章進對燕會賜與講讀問答斷自今年八月秋講為始悉行編錄以邇英記注為名仍敕講讀官已後奏對之間面得天語即時以實具執無得隱漏庶幾一代盛典大書特書與時政記日

曆起居注相爲表裏有以考信從之九月二十六日左
朝散郎守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洪遵言竊見春秋二
講每於雙日先期書曆經筵官講讀畢許留身奏事修
注官雖與僉書未嘗有奏事者不應別爲二體詔自今
後許依講讀官奏事二十九年三月四日講筵所言罷
講日令合進故事官寫副本同進卷實封赴本所排日
編之記注近以臣寮言不許本所排日本只令通進司
投進遂使邇英記注有闕編録乞降旨依舊從之

孝宗

宋會要 經筵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孝宗已即位未改元講筵所言見
今排辦今年秋講檢準令皇帝初御經筵合具奏請點
定講讀經史有旨講尚書周禮讀三朝寶訓 九月四
日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其日可召輔臣觀講 七
月上初御講筵翰林學士承旨洪遵進讀三朝寶訓給
事中金安節禮部侍郎黄中講周禮權工部侍郎張闡
講尚書 先是講筵所被旨用二月十五日開講上以
謂日分稍遠時用是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罷講故例

開講賜宰執御厨食各二十味執政各十五味經筵官各十味講讀說書修注官每遇講筵日賜食一合法酒各二升及遇寒食端午冬至節觀文殿大學士學士以上賜錢一百五十貫酒十瓶資政殿大學士學士以上一百貫酒八瓶待制以上五十貫酒六瓶未係兩制三十貫酒四瓶年例春季取賜茶墨自隆興元年止賜茶不賜墨　十月二十六日詔講筵見講周禮尚書令分篇進講以兵部侍郎兼侍講周葵言臣伏見講筵見講周禮係禮部侍郎黄中給事中金安節同講尚書係權工部侍郎張闡與臣同講故事每兩員同講一經人各一授上下相接不分卷秩篇章竊緣孟軻以後聖道不

傳經義淵深後學未易窺測雖有見行傳注所說不同
講筵群臣未免各隨所見臨時去取有一篇之文經意
未終兩人同講互相牴牾他日脩成通英殿記注同爲
一篇而先後是非如此委未允當臣初侍講筵即嘗面
奏上項事理許臣等各講一經至今未蒙處分欲望特
降指揮各講是何經文萬一必欲先了此二經亦願救
講筵臣寮見講周禮者一員起自天官一員起自夏官
講尚書者一員起自堯舜一員起自洪範庶幾篇目相
遠抵梧不多故有是命　隆興元年十一月七日詔學
士院官經筵官自今月七日每日通輪二員宿直於學
士院八日中書門下省言已降指揮學士院官經筵官

自今月七日每日通輪二員宿直於學士院所有輪當宿直官如每月二日合赴德壽宮起居等緣和寧門阻隔難以趁赴并遇其餘假日合取旨施行有旨每月二日合赴德壽宮起居聖節開啓滿散國忌行香前一日及旬假節假並與免宿　乾道元年四月四日詔講筵所將來大金報問使人到闕權住講筵候朝辭畢依舊

二年十月五日上御講筵先遣中使諭講讀官賜茶罷可同班奏事是日權禮部尚書周執羔侍讀給事中王曮中書舍人梁克家權兵部侍郎陳巖肖侍講起居郎陳良佑侍立講罷賜茶上命講讀官稍前上曰朕雖無大過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恐思慮有所未

至賴卿等補益執羔等奏陛下聖明事無過舉上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克家奏容臣等退思茍有闕失敢不盡言　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詔進講禮記官擇諸篇至要切者進講以中書舍人梁克家言臣聞六經皆聖人闡道以詔後世而易為之原書詩次之春秋周禮又次之禮記則出漢儒雜記雖其間所載道德性命禮樂刑政制度文為委曲纖悉雖然畢備然皆諸儒纂輯成書非全經也臣昨者蒙恩待罪經筵是時講官頗多以最後至因講禮記首尾兩年遇有缺員不敢改他經而臣今所講曲禮類多閨門鄉黨掃洒應對飲食衣履之末誠不足以開廣聰明裨助治道臣實懼焉欲

乞今後令　經筵官隨其員數多寡分經進講以易詩書
春秋周禮禮記爲序（謂如講官三員即講易書詩四員即講易書詩春秋是也）遇有
六員合講禮記即乞除喪禮十三篇不講外餘篇中有
不須講者亦節講如元祐中范祖禹申請故事或許擇
諸篇最要切者如王制學記中庸大學之類先次進講
庶幾有補聖德萬分之一詔從之　八年十月二十六
日詔先降指揮經筵官日輪二員學士院宿直自今可
止輪一員以後遵依永爲定制（詳見翰林學士門）　淳熙元年十
二月一日詔經筵舊例三經進呈通英記注例蒙推恩
有官資人各轉一員內無資可轉人并應不願轉官資
人並依紹興二十四年已進記注推恩例比換支賜從

侍讀趙雄請也　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講筵所言今來秋講準令大禮習儀前五日權住令太常寺十月六日閱樂合於二十七日權住詔展至十一月五日住講七年四月十一日詔寶訓進讀歲久尚有十二册令每讀必多至重午前可以徹章俟徹章日令丞相趙雄等皆赴經筵　二十六日詔將來進讀三朝寶訓終篇日賜宰執侍讀說書修注官御内主管講筵所官以下依紹興二十三年例免賜令主管賜御筵諸司依等第列賜五月四日詔侍讀史浩周必大候講讀畢同班留身奏事上曰進讀三朝寶訓幾時終篇祖宗謨訓月盡一卷亦未為多雖雙日亦休假亦當時坐浩曰臣等敢不

奏詔自是每講讀率漏下十刻　同日詔經筵進讀三
朝寶訓徽章真宗皇帝正說藏在秘閣宜以進讀十一
日詔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賜宰執經筵修注官御筵于
秘書省道山堂及才爾金帶硯匣塗金鞍馬香茶侍讀
侍講說書並特與轉一官修注官各特與減三年磨勘
本所官吏依紹興二十七年例推恩翌日赴坐官有詩
來上詔宣付史館　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詔丞相趙雄
等赴經筵聽讀正說終篇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兼侍讀
史浩吏部尚書兼侍讀王希呂戶部侍郎兼侍講蕭燧
侍御史兼侍讀黃洽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崔敦詩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木待問起居舍人宇文价言淳

熙七年夏五月乙卯經筵三朝寶訓徽章臣等上奏請繼讀何書翌日有旨真宗皇帝正說藏在秘閣宜以進讀經史及祖宗謨訓已屢終篇緝熙光明愈久不倦惟易一經實為六藝之原致治之成法也乃辛丑歲九月甲申得旨令侍講說書專講是經每遇進講玉音發揚隨義析衷聖言宏奧因已載之記注以詔萬世臣等竊謂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其大旨不過推原陰陽消長之理以明治亂興衰以辨君子小人而已伏覩陛下嘗因講泰卦之九二玉音有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助者也講萃之上六玉音有曰盛極則衰亂極生治三復聖言皆以深得大易之

旨若此之類不一而足是以見之事業措之天下皆易
之用也近者又蒙宣諭曰講兩卦令邇徵章臣等慶幸
之餘不勝拳拳歸美之意乞宣付史館從之　十月十
三日宰執進呈講筵所周易終篇官吏推恩上曰轉官
依淳熙八年例王淮等奏吏部人白身者多以前三名
上曰如何得多可從下減却只是優與犒設又曰陞賛
奏議又將終篇淮等奏陛下聖學高明而講筵如此留
意可以為後世法十一月一日詔經筵進講周易終篇
侍讀侍講修注官並特與轉一官是日侍讀張大經侍
講宇文价蕭燧王藺葛邲起居郎陳居仁舍人李巘上
表以進講周易終篇賜御筵及藺帶鞍馬香茶各撰成

謝恩詩上進詔宣付史館於是九月秋講臣浩書讀正
心篇論黃帝無為而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燕安
無所事之謂乎臣浩又讀剛斷篇論漢武帝知郭解能
使將軍為言其家不貧上曰武帝於此可謂洞照事情
臣浩又讀大中篇論為政之道本乎大中上曰勿渾渾
而濁勿察察而明即此理也臣等側聞聖言咸極欽歎
竊以久而必怠者中主之常情新而不已者上聖之盛
德自昔人主臨御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事畋遊其蔽
則至於溺浮屠求神仙今陛下天縱聰明日躋睿智是
自即位今二十年方且學學典訓愈久愈厲歲時甫決
篇帙再周誠經席之所未見求之往聖則帝王之汲汲

孔子之呈皇不是過也乞付史館從之五月四日詔進讀真宗皇帝正說終篇賜宰執經筵修注官御筵于秘書省道山堂及才簡金帶硯匣塗金鞍馬香茶侍讀侍講說書修注官並特與轉一官本所官吏依淳熙七年例推恩翌日赴坐官有詩來上詔宣付史館七月四日詔經筵進讀陸贄奏議九月十日詔侍讀說書通進共進講周易一經　十一年九月九日詔侍讀侍講見今通進講周易將欲終篇可自開講日每講兩卦十月十日禮部尚書兼侍讀張大經等奏恭惟陛下稽古典學萬機之暇親御經筵講　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詔見進讀陸贄奏議可自後講每講進讀半冊作六講終篇五月

一日侍讀蕭燧侍講宇文价葛邲將繼周洪邁起居郎
李巘舍人吳煥言恭覩淳熙八年四月甲戌經筵讀真
宗皇帝正說終篇六月壬申有旨宣諭陸贄奏議可與
不可進讀王希呂等言贄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元
祐中蘇軾等乞繕寫進呈置之座右將來開講如今進
讀實有補於治道七月丙子制曰可且令月讀五版九
年四月辛亥詔講讀官同班奏事上曰朕每見陸贄論
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有德宗之失卿等可各
條具闕失上來侍讀芮輝奏陛下推誠待下可謂曲盡
其至侍講黃洽言德宗猜忌刻薄唐書一贊盡之矣上
曰德宗彊明不肯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不悔悟

當彼艱難之時所宜與贄朝夕論議猶恐不濟而每事
但遣左右宣旨罕嘗面諭豈能深究利害此所以知德
宗之不振也侍講崔敦詩言德宗於軍旅間亦多是中
人傳旨實情安得上達上曰德宗欲以此濟其猜忌刻
薄煇又奏聖言及此社稷之福於是合辭奏言臣等敢
不仰遵聖訓顧竭愚忠十三年三月癸卯開講時奏議
猶有三帙凡三萬五千餘字有旨諭講讀官令自後每
讀以半帙為率四月庚戌臣燧讀贄論度支令折稅市
草事狀臣燧言自古聚歛之臣務為欺誕以術能未有
不先紛更制度者上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庚申
臣燧讀贄所論裴延齡書上曰贄論延齡姦惡反覆曲

折如此延齡可謂至小人臣燧言延齡之姦最甚世所罕有又有旨特以十八日二十二日御講延臣燧又讀贄所論裴延齡書讀畢臣燧言君子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常為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為恭顯所勝張九齡為李林甫所勝裴度為皇甫鎛所勝上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惟臣等以庸瑣之材幸得備員華光日侍左右仰惟陛下以天縱典學緝熙光明一話一言皆足以貽諸萬世堯舜之聖不過如是豈唐德宗所當同日而語然宸心惕惕每慮或蹈其失以為寒心夫德宗親聞贄言而棄之如土梗陛下進誦贄語而寶之如元龜至以退朝之後傾聽數千言而不為倦厭又特於雙日躬御邇

英蓋故事所未有聖愚相去何止高天之與下地也臣等不勝大願乞宣付史館以彰著陛下不矜不伐執古御今之意從之是日宰執進呈上曰昨與添入數語王淮等奏此真可為萬世法程上曰德宗不明不能壓服臣下故當時藩鎮敢爾矣作五月六日詔經筵進讀陸贄奏議終篇侍讀侍講修注官並特與轉一官本所官裝界作依淳熙八年例推恩其人吏依例不得過一十六人内白身人與補進武副尉仍不得過二名餘不該推恩五人各支犒設錢五十貫十三日侍讀蕭燧侍講宇文价洪邁葛邲將繼周起居郎李巘舍人吳燠上表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御筵及硯金匣筆格鞍馬香

茶筆墨各撰成謝恩詩上進詔宣付史館六月十三日
新知建寧府程大昌朝辭奏竊見講殿進讀陸贄奏議
兩日而徹一卷異代諫語亦蒙采録古無前比然臣願
有獻唐人以諫名世者贄外更有魏證率皆主本仁義
而能發達事情贄之所事者德宗故其仁義為空言證
之所事者太宗故其仁義為實效贄語如醫家之脉書
闇於不試則無效可攷證書如良醫診療皆效則其方
藥悉可循用也乞宣取魏證諫録接續覽觀則失德宗
之所從失與夫太宗之所從得皆昭昭如白黑矣詔繕
寫進入　淳熙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詔講筵所依令用
此月中旬擇日開講十四日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

日可詔輔臣觀講十八日講筵所言皇帝初御經筵合

具奏請點定講讀經史詔講尚書講義三朝寶訓接續東

宮所講尚書五月十四日講筵所言見進讀三朝寶訓

令準指揮合進讀資治通鑑即未審與三朝寶訓相兼

或相間進讀詔寶訓與通鑑間日進讀

光宗

宋會要　經筵

紹熙元年十月十二日講筵所言經筵見今進講尚書將欲終篇詔再講春秋二十五日權吏部尚書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讀鄭僑等言臣等仰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上聖之資承壽皇親傳之統道同舜禹稽古為先乃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登大寶位甫浹日命擬辰開經筵續東宮所講尚書是月二十三日御邇英初講用祖宗故事召輔臣與觀自是隻日率以為常間遇休假亦特命講始自無逸顧問咨訪玉音折衷動與理會講立政

上曰立政一篇大抵以用人為本胡晉臣言信任則不以小人參之上曰任則勿疑講君陳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上曰此乃萬世人臣之龜鑑後之人臣多是沽名講君牙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上曰文王功業甚大武王又能承之可謂授受一道講冏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上曰文武之聖猶先辨邪正則邪正誠不可可以不辨余端禮言古者人主左右必擇賢士大夫不專用近習上曰左右近習能移人之性又曰士大夫進見有時若左右近習則朝夕親近所以能移人之性又曰邪正混淆尤當深察講呂刑一書非有意於用刑蓋欲使人知畏而不敢犯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五日終篇

臣等竊惟尚書一經帝王軌範陛下養德儲闈進講是書已至於再臨御未幾亟詔侍臣續業金華遂究五十八篇之旨臣嘗於經筵奏事蒙宣諭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朕在東宮時每與諸儒講論經理至今頗得學力乃知此事不可一日廢臣等聞之贊美一詞竊謂經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陛下於此可謂尊其所聞行其所知矣臣等不勝慶幸乞宣付史館從之十一月七日詔進講尚書終篇宰執侍讀侍講修注官並特與轉一官本所官吏裝界作依淳熙八年例推恩其人吏依例不得過一十六人內白身人與補進武副尉仍不得過二名餘不該推恩五人各支犒設

錢五十貫文諸色祇應人一十七人支犒設一次三年
九月十六日講筵所言今來秋講擬太史局申宜用九
月二十五日從之先是吏部尚書兼侍讀鄭僑言二月
開講止于重午八月復開止于冬至著為定令自時厥
後定令雖存閒以事妨亦有春講用三月秋講用九月
則漸失祖宗之旨竊謂將來秋講自會慶重明節北使
到闕前後日分皆有相妨加以今歲初郊習儀前五日
例是輟講若自八月開經筵日數已是希少設用九月
則愈少矣乞詔有司擇日於八月上旬則御邇英歷幾
日分稍寬可以仰副陛下從容訪道終始典學之意

全唐文

寧宗

宋會要　經筵

慶元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寮奏恭聞高宗皇帝諭宰臣趙鼎曰朕居宮禁中自有日課早閲章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率以三鼓罷孝宗皇帝諭講官周操曰朕在宮中並無他用心只是看經史耳大哉皇祖之訓學有緝熙於光明所謂貽孫謀而燕翼子者蓋必由於學也仰惟陛下踐祚之初未遑他務首開經幄添置講員增益諸經早晚兩講不以崇高富貴爲樂而以盛德日新爲念臣去歲八月二日面奏講學劄子陛下概

然要聽出示講官越三日宣召儆臣玉音諭以悉行所奏中外交賀咸仰陛下念學之篤根於至誠蓋二帝三王之用心上繼高宗孝宗聖學之盛也仰惟陛下日御經筵固有定式惟是暇日與退朝之際皆是清閒之燕宮中庶務必不上關聖懷當此暇隙之時稍思日課之讀之勤又有內廷課學之益恭覩高宗皇帝聖政孝宗皇帝聖政二書皆是兩朝七十年間大政事藏諸金匱不惟盛德大業醲化懿綱一一所訓式而紀載明白事理較然觀閱之間易於著心而入耳固不待講理而後明也欲望陛下以高宗孝宗宮中讀書定課爲法而

復以聖政之書專為宮中課程之學下秘書省繕寫兩
朝聖政二書留寘日所御殿日閱數條以為定式詳其
施置之美意法其政事之脩明熟味細觀再三紬繹積
日累月不踰定課則兩朝聖政之書盡畢觀覽良法美
意皆在陛下胷中出而見諸政治者將自脗合而無間
矣此其事不勞其道易行而其効必至者也臣拳拳愛
君願裨聖學惟陛下財幸詔從之四月二十五日權工
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言仰惟國家聖聖相承莫
不鋭情經術博攷古今參稽治要逮高宗皇帝當艱難
再造之日亦不忘貽訓常詔侍從官遇住講日輪進故
事俾從臣時得以前代及本朝之事有關治體者述錄

以聞雖漢世祖之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不是過也恭惟
陛下以天縱之資留意聖學粤自龍飛九五而來益加
聖心崇尚儒臣訪求治道日御經筵靡間寒暑雖於舊
制罷講之時猶日講不輟緝熙光明之盛度越前古惟
是侍臣所進故事以紹興之制係於侍講日依講筵日
分以次輪進今講筵既無侍講日分有司遂未舉行竊
謂所進故事皆摘取切近時務足以觀省者以為規益
或以古語而明今或以往事而申鑑非徒為多聞也
詎可廢而不舉哉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自今雖非
侍講日分亦令侍從官從舊制輪進庶幾古先之
或績列聖之良規時得以徹聞聰聽不惟有以副

陛下博詢廣問孜孜不倦之意而且俾侍從之臣咸得輸忠效美以罄愛君憂國萬一之誠實非虛文不為小補詔從之十月十七日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讀葉翥中奉大夫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張叔椿通奉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何澹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講袁說友朝議大夫新除刑部侍郎兼侍講黃艾朝奉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李沐朝請郎試國子祭酒兼權兵部侍郎兼侍講楊大灋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黃黼朝奉大夫行右正言兼侍講劉德秀言內侍王德兼白劄子得旨宣諭侍讀侍講等自今後晚講各要講解義理引古

證令厥不爲文具若只讀過恐無益于事請具知委田
奏翦等除已遵依聖旨外嘗於十一日早講畢同班面
奏訖乞宣付史館詔從之十二月七日詔自今已後如
遇開講雙日早一講晚兩講一讀雙日止晚講兩讀兩
講如將來遇垂拱殿坐雙隻日並晚講免早講不係開
講之時除假故外並特晚講依舊兩讀兩講慶元五年
四月二十七日通議大夫權禮部尚書兼實錄院同修
撰兼侍讀黃由劄子奏臣恭惟陛下天資濬明聖意沖
澹齋御經殿朝夕講說雖祁寒盛暑亹亹忘倦比堯之
一日行其道湯之日新厥德成王之日就於學也比者講
官進講之次嘗頌仁祖聖語以刺詩亂世之事爲監戒

講讀數演未嘗諱避陛下恪遵成憲即賜允俞至今臣
子得以肆言無忌而陛下每每傾聽不厭臣以謭薄偕
數進讀資治通鑑自接續漢宣帝之後至世祖建武之
十二年每同讀官得以管見援引數奏不敢緘默然臣
竊觀通鑑正本計二百九十四卷所記興君誼辟與中
才庸主之事槩有可法亦有可戒今進讀節本類多芟
擬爲進士科舉計其間急政要務關於君子小人進退
用捨之際天下國家安危理亂之機者或闕不載甚非
所以廣聰明而示龜鑑也宣帝五鳳三年張敞請明飭
郡國挾詐僞元帝竟寧元年候應奏罷邊備設置戍卒
成帝河平二年胡三老等訟王尊之寃以指繞賊之罪

哀帝建平二年楊雄等論鼓妖之異以明聽失之象凡此等事或切於吏治或熟於邊防或繫於國是或兆於天變攷之節本一切遺軼甚至當時閹寺小人恃權挾術以誤人家國者迺復畧焉宣帝本漢英主弘恭石顯信任非才自是基禍於後至元帝時大為欺罔有如宮門不可夜開自有著令顯恐左右間已取一信以為驗輒先自白請使詔吏開門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雖有上書告顯而顯命矯詔之奏遂不得行是託信以濟其詐也而元帝不之悟由是姦謀陰計詭秘百端小夫憸人黨友交結於時民間有牢邪石邪五鹿客夜之歌此在通鑑中最為要切可以為後世戒者而節本不載

臣自去冬進讀殆及半歲其泛然無益不足勤乙覽者既不敢有所刪削至關繫治體可以為規警者復不敢有所增益以陛下講學日勤順考古道而臣悠悠歲月塞責目前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或盡如本朝趙抃之論豈不負陛下細旃之意哉陛下始初踐祚深以宗社大計為重如王德謙之積姦稔惡怙勢邀寵殆與弘恭石顯無異陛下奮發英斷竄投遠方天下竦然咸服陛下之剛明而臣遭遇最蚤竊窺陛下識度昭晰其於小人情狀灼見有素固不待罪釁滿盈而後知也蓋臣甲寅之夏執經潛邸同列或在告或丐外獨臣朝夕得侍陛下左右時孝宗聖躬違豫太上亦以疾不得以時

問安宰輔寡謀會皇無家臣嘗罄竭愚慮謂孝宗詒謀
燕翼垂諸子孫休戚一體太上以疾未出陛下即孝宗
之長孫蓋謂於太上躬往省侍於是具劄聞奏得前詒
陛下即日過宮奏下之時臣猶在講席未退陛下欣喜
踊躍更衣趣駕而王德謙時為都監輒為間言妄立異
説執留省劄久之謂當審奏抑陛下不得前臣正色力
爭德謙何見敢邇稽違陛下天日照燭其言為非而
以臣言為是斷自聖意隨即登車仍令臣留卻以俟問
安之回德謙退不獲已勉強從往而憤怒偃蹇形於色
辭蓋其無君無親之心大姦大惡之態固已發露於此
矣陛下祇見孝宗賜坐移時告語慰藉不一而足自是

日往省問寧以為常何使陛下明斷不果德謙之言或入則孝宗愛孫之懷太上命子之意與陛下事兩宮之孝誠詎能彰著於天下後世哉是事始末惟陛下實能軫記而廷臣所未知國史所未載臣隱而不言則有罪故臣因論進讀資治通鑑輒併及之臣竊謂德謙之姦欺甚於弘恭石顯而陛下之明斷非元帝所能及繼今進讀止用節本而漢唐間所以貽禍於此曹者不獲徹聞則是姦邪之謀不惟可以取信於當時而亦可以肆欺於後世臣實懼焉臣聞神宗製通鑑序文有曰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欲乞詔許讀官徑將通鑑正本擇其要切反覆進讀凡自昔君

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際天下國家安危理亂之機諫載
日月具以時間間有泛然無益於治體者則削去之仍
乞下臣劄子宣付史館登記潛邸省侍孝宗始末使千
萬世知陛下之孝德不可及小人之姦謀不可欺實宗
廟生靈之福也詔從之嘉泰元年十一月三日朝請大
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實錄
院同修撰兼侍讀費士寅中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
兼直學院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陳宗召新授中大
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趙介太中大夫中書舍人
兼侍講萬鍾朝請大夫行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林采朝
散大夫行右正言兼侍講施康年劄子奏臣等恭惟皇

朝家法以親近儒臣講論經義商較古今為求治之本
列聖相承所守一道典學之勤蓋漢唐賢君所莫能及
然考之故實皆二日一開經筵率用雙日一讀一講惟
仁宗皇帝自乾興後隻日亦或講說而亦未以為常也
皇帝陛下至誠天縱好學不倦自登寶位雙日隻日咸
御經筵兩讀兩講寶訓通鑑詩書禮記春秋語孟分日
更進率以為常每當講讀凝神審聽諸儒之說間有理
到詞達足以發明微旨默契聖心者必首肯意受喜見
天顏或誦說之多至漏移十數刻亦未嘗有倦色蓋自
昔帝王好學之誠篤不厭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孟子
一書自紹熙五年八月十七日詔續潛邸所講之章至

今年十一月三日講徹臣等竊惟孟子之道大抵先義後利教民孝悌力田使之不飢不寒爲王道之本此二帝三王所以君天下者而當時之君乃以其說爲迂闊又以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以著孔子之道爲己任此禹周公孔子三聖人所以善天下者而當時之人乃以其說爲好辨則其不遇亦已甚矣今陛下於千載之後乃好其道講明其書舉其言而措之天下崇儉約省徭役捐帑廩以厚民力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正人心一政一事無非取諸其書然則孟子之言雖不用於戰國之君而見用於陛下孟子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實行於今日也臣等陋學謏聞充員講讀式睎

休嘉不勝慶幸欲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　開禧元
年正月二十三日朝請郎試兵部尚書兼侍讀張澤中
大夫權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
讀蕭逵太中大夫守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顏棫朝請大夫試中書舍
人兼侍講陸峻朝散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兼
中書舍人楊炳朝奉大夫侍御史兼侍講林行可劉子
奏臣等近於十二月十三日恭侍經幄因奏陳民間望
雪甚久陛下精禱通天加之前日頒詔改元推行寬大
之澤百姓鼓舞和氣感召瑞雪應期速若桴鼓更願陛
下益加兢業畏天愛民茂宗社無窮之福臣等又奏陛

下當隆冬雪寒之時不輟講誦仰見聖學無倦盛德日新臣等一介寒儒獲際休明實千載難逢之會皆蒙陛下嘉納臣等拳拳愚衷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等所奏宣付史館昭示將來臣等不勝幸甚詔從之 嘉定元年三月十一日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趙彥逾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讀樓鑰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充湖北京西宣撫使兼侍讀宇文紹節中大夫權兵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讀倪思朝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修玉牒官兼侍講章良能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蔡幼學朝奉

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葉時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黃疇若宣教郎試起居郎兼奉使通謝使許奕朝議大夫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講陳希點劄子奏臣等仰惟皇帝陛下銳情經術退朝暇豫再御邇英隆冬祁寒曾靡少怠多闕是事之效固已度越前王矣迨茲更化又令權寢他經專一以詩進說尤見聖心急於究闡三百五篇大義温顏訪逮命之坐講章句雖多垂聽不倦遂卒金華之業宣召宰輔同豫榮觀甚沐甚盛臣等猥以末學獲備講讀之職無所發明積懷愧懼竊惟三代而下人主號為尊尚儒術莫如漢之武帝唐之太宗武帝表章六經然好大喜功失於多欲太宗嚴訪儒生

然內多慙德人得以議誠未有如陛下始終惟一篤學而力行者也夫詩之美刺關繫治忽文武王業之所由興幽厲主業之所由替興夫持盈撥亂治內治外之規模不可爲後世法陛下深明六藝夫豈效經生學士區區於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蓋欲本之修身刑之齊家極於美教化移風俗是以施爲注措莫不有得於詩敬畏天戒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遵守成憲則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下武繼文于以盡其孝行葦忠厚于以廣其仁夙夜敬止于以致其勤奉養有節于以示其儉不諫亦入則從善爲甚速見晛曰消則去邪爲甚易戒政多如亦則威福自已懲巧言如流則聽斷惟精險詖私

謁不行於宮庭關雎之美著焉振振信厚皆顯於公族

麟趾之化行焉誅鉏元凶所以懲尹氏之專於東國登

進耆舊所以藉老成之重於典刑棫樸能官而髦士休

宜菁莪樂育而英才並出至若有常立武而得衛中國

之道不隤厥問而得御戎狄之術勞來還定而鰥寡不

失其所叙情閔勞而將士咸樂為用凡此大政數十雖

陛下天資高明動與理合然實稽古典學之力也蓋詩

進講始于陛下登極之初紹興五年甲寅八月終于嘉

定改元戊辰三月日就月將緝熙光明陛下既得之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抑臣等

願陛下加之意焉臣等遭逢明時親覩盛美若不能備

述始末登載爾策傳示萬世則爲有罪謹具劄子奏聞伏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　嘉定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朝議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章穎朝散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許奕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蔡幼學朝奉大夫侍御史兼侍講陳晦朝請大夫行左司諫兼侍講劉榘承議郎右正言兼侍講黄中朝奉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兼太子右諭德曹從龍承議郎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留元剛劄子奏臣等仰惟陛下天縱之聖冠於百王日新之德光於四表自履大位雖萬幾之繁日親聽斷然猶遜志於學祁寒盛暑不廢講讀固嘗下

明詔增講員訓辭丁寧務求多聞之益前乎此未有晚講自陛下始行之前乎此未有坐講自陛下始行之書之國史爲法來世每御殿惟諏諸經以究治忽之原訪諸史以鑒得失之跡因古驗今形於天語辭簡理到臣下嘆服至於法先王由舊則業業乎累聖之重規甞肴進讀三朝寶訓旣終繼以兩朝寶訓其後終篇有司以他書爲請詔讀高宗皇帝聖政至於嘉泰三年之四月凡六年而後六十卷之書畢陳於冕旒之前仰惟高宗皇帝聖學高明神武震耀中天立極再造王室樞機闔闢之運與天地同其功殆非常情之所能窺測三十六年之治利澤施四方仁風翔海表天下固已頌而歌舞

之而明明之廟謨赳赳之雄斷料敵制勝之方保大定功之略大綱小紀詳法略則規天條地之績聲金振玉之妙略見於此書陛下臨政願治動循丕矩對揚休烈觀者不忘其與高宗之鑒成憲周王之酌祖道蓋異世而同符臣等欲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 嘉定五年九月十四日中大夫新除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脩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俞烈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承議郎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徐宏朝奉郎左司諫兼侍講鄭昭先朝奉郎右正言兼侍講董居誼朝請大夫試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侍立修注官劉爚朝散大夫

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兼侍
立修注官劉彌正劄子奏臣等仰惟陛下紹隆聖祚祇
遵先猷稽古用賢謹守一道不邇聲色不事觀游而政
機餘暇日延儒臣講論經理進讀史事凝神靜聽間形
商榷敷暢經旨曾無倦容此雖舜之好問禹之拜言湯
之又日新成王之光明緝熙不是過也惟昔三聖成易
一經羲畫文重具三才變通之體周情孔思扶百世綱
常之宗豈淺知之可窺俟上聖之復起惟我皇家列聖
相承右文尊經以為家法攷之故實皆二日一開經筵
率用雙日一讀一講獨仁宗皇帝於慶曆二年進講周
易而自乾興以後雙日亦或講說未以為常也陛下睿

謀天縱聖德日新猷訓是承專法仁祖取易一書晝誦夜思復延經生誦說紬繹蓋昉於嘉泰改元之冬迄今十有二載宸衷惕厲銳情經術日講二卦虛心正守端拱以聽晝漏下或十餘刻不懈益壯講官敷繹有契聖心聞形疑拂以示激厲臣等至愚仰窺聖運垂衣拱手間發英斷則乾之時行也聖化聿新崇儉去邪則豐之日中也清心寡欲行不踰矩則大壯之非禮勿履發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無妄之對時育物不絕鄰好益嚴邊備則得師之中吉垂意臬事不憚詳覆則得賁之無敢折獄天造神斷雷厲風飛無非大易之妙用而猶日開經闈欣聞讀繹有若饑渴昔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聖人

窮而在下以明道傳後為己責遂竭日力不憚講席令
陛下貴為天子日親萬幾而聽斷之隙有似於孔聖之
窮經析義聖王相去千有餘歲而尊經樂道若合符節
臣等末學謏聞充員講讀獲際休嘉臣等不勝大願欲
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　嘉定七年十月十三日朝
議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朝奉
郎試中書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兼
侍讀石宗萬朝奉大夫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應武朝請
郎右正言兼侍講黄序朝議大夫試國子祭酒兼國史
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兼權工部侍
郎徐應龍朝議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

院檢討官兼侍讀兼權禮部侍郎李埴朝散郎守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直學士院兼太常少卿真德秀劄子奏臣等伏讀兩朝寶訓仁宗皇帝命丁度等講春秋終篇聖語有曰春秋所述皆前世治亂敢不鑒戒仰見祖宗學于古訓施于政理於春秋一經尤所加意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資茂日新之德恪遵家法勤御經帷比年以来存徹篇帙今麟史告備載舉盛儀竊惟周轍既東疆國分列治世之經莫舉尊王之旨不明此書一立懲勸善惡扶植名分豈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所以建民極而正人心者雖數千百年猶頼之是宜淵衷洞究玉音渙發深有取於明君臣之義猗歟盛

哉前聖述作之心異世同符先朝憲章之美重規疊矩竊嘗欲攷歲月接續龍潛研精之索起於紹熙五年之仲秋從容燕閒務學之勤迄於嘉定七年之良月紬繹之久則所得益閎體察之深則所施不紊運量酬酢左右逢原君道之所以昭明治功之所以超越者不在茲乎臣等猥以非才備員講讀獲際休嘉不勝慶幸欲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嘉定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朝散郎試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石宗萬朝請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應武中大夫權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徐應龍朝奉大夫行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黃

序朝散郎試祕書監兼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袁燮朝議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兼樞密副都承旨趙汝述朝議大夫軍器監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檢正兼侍立修注官聶子述言仰惟陛下宸衷淵靖聰斷純一留神典學延納儒紳自登寶位行歷二紀親將緝熙久而彌篤學從雙日隻日咸御經筵晚講坐講創為定制至於疑處審聽喜見天顏商榷大義玉音渙發前後見於史臣之登載者固不止於屢書特書而已也遠而帝王之經籍近而祖宗之家法以次講讀兼舉無遺自三朝寶訓終篇而輟書繼之自二朝寶訓終篇而魯語

繼之嘉定以來詩首告備而高宗聖政隨竟寶帙易既卒業而孝宗聖政載畢瑞篇若春秋說事則又近在甲戌之良月也越丙子季春書復以徽章告夫尊經盛典也而史不絕書徽章曠儀也而靡歲不舉凡斯文之所以起興群目之所以動盪聲詩之所以歸美擢簡冊而傳方來者實漢唐以來之所未有也以至燕衎之私屢見於石渠之廬匪頒之式疊至於邇臣之室尤為熙朝之盛事猗歟休哉臣等竊惟尚書一經實為人主軌範堯舜禹湯文武之行事如指諸掌陛下研精覃思有年于茲固已舉坦明之制合前後之揆矣邇者講官得告灼體敷奏龖扆之前聖語有云典謨訓告之書朕留意

已久堯言宣布一詞稱贊竊謂陛下游神藝圃潛心聖域識非分章摘句泥紙上之言事口耳之末也蓋嘗蠡測管窺仰觀聖運如精一之旨傳之堯舜儉勤之德無間大禹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與湯之檢身若無二道謹庶獄而無游畋建皇極而無偏黨則與文武之憂勤者無兩心豈非平時留意之久其效遂至是乎臣等聞伊尹之告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傅說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惟陛下謹終始如自強不息則高明光大悠久無疆將與天地同其德矣臣等不勝大願欲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太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

請徐應龍朝奉大夫新除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袁甦朝請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讀黃序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李楠朝奉郎右正言兼侍講劉棠中奉大夫行起居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工部侍郎聶子述朝散郎行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太子侍讀宣繒言仰惟皇帝陛下天資沖濬惟性高明日御講筵就學不倦經籍典義以次咨訪罔有逸遺自慶元戊午至嘉定丙子凡十徹章雖商高宗典于終始周成王學有緝熙殆不是過猗歟懿哉甚盛德也厥今通鑑進讀復告訖篇非汲汲皇皇晦充聚比

緬惟是書之作昉我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於中秘起周
威烈下竟五代研精極慮窮竭日力久迺克就卷帙盺
分綱目并列不但粹擷故實而已蓋將便清燕之觀示
元龜之鑒也裕陵欽承先志寵以序文謂天人相與之
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摹利害之效良將
之方略循吏之教條於是乎備顯謨大訓炳若日星詔
燕後令人承承無斁陛下篤意此書肆命勸誦其闡善可
為法惡可為戒者或闡宸聽有悟聖心渙法玉音動與
理會前後侍臣之言欽聆欽歎不一而足維慶元乙卯
三月實始啟帙除東西魏陳隋及五季濆亂之事有旨
不讀自餘紀載弗急幡閱逮嘉定戊寅季春遂底終篇

陛下稽古之懋典學之勤可謂同符祖宗有光帝王矣昔唐開元中日選耆儒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而然銳始怠終徒文亡實東史筆者猶且特書以爲美談矧陛下歷覽前代興亡理亂之故尊所聞行所知首末惟一顧可不登之汗簡以詔萬世欲望睿慈宣付史館詔從之

十二年五月十三日通議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侍讀徐應龍朝散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袁燮朝請郎新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李楠朝奉郎新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盛章朝請郎新除右正言兼侍講胡衛朝散郎試祕書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

書崇中行朝奉郎新除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
録院檢討官揚汝明朝奉郎新除起居舍人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李安行言仰惟陛下天縱之
聖識趣帝居日就之功緝熈不已粤自臨御以來鋭情
經術垂意史傳凡三五帝王學問辨之方暨歷代興
忘理亂之蹟亦既洞究其顛末而深造其淵微矣比歲
記注之臣欲以上裨聰明復取先朝講官范祖禹所進
帝學一編續以五宗之懿蹟爲十卷仰塵乙覽頃因資
治通鑑微章有旨以是進讀聖心亹亹咨問靡殆迺嘉
定乙卯仲夏實竟其帙自非陛下典學之誠有加無已
疇克臻此欽惟元祐更化作新之治符靖始初清明之

政無非皇皇汲汲之所臻致高宗孝宗若稽于古高明
光大之效尤極其盛今觀三聖學問之精微諸儒講說
之本末是書所載炳如日星臣等進讀之次陛下穆垂
天聽莫不心領意會抑亦尊所聞而行所知矣豈但虛
文而已哉昔傅說之告商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
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繼之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陛下學于古訓矣而復以五宗之家學為法是則監
于成憲之謂也視商之賢王真可齊休匹美逮茲徹卷
固宜紀錄汗簡以俟萬世之傳臣等勸誦罔功豐瞻盛
事不勝慶幸欲望睿慈宣付史館詔從之　十四年十
一月廿八日太中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侍

讀葉時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盛章朝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楊汝明朝請大夫行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張攀朝請郎左司諫兼侍講張次賢朝請郎右正言兼侍講龔蓋卿朝請郎守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杜孝嚴朝奉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程珌言竊謂聖學無倦國治道之所當先皇祖有訓尤聖學之不可後商宗學于甘盤其永無愆必監先王成憲成王學有緝熙其養天下必酌先祖之道盖近承家法皆易知而易行視泛稽于古昔人不侔也仰惟皇帝陛下懋德百王紹休列

聖聰明本於天縱說業著於日行垂精藝文篤意學問
萬幾之暇惟求多聞一日之間至勤再講諏經讀史尊
道崇儒博考前代或得或失之原以為今日可戒可法
之鑑自履大寶逮今二十八年日月就將一誠不斁至
於仰繩祖武率由舊章凡鉅典之昭垂益加意於省覽
初讀五朝寶訓繼以高宗皇帝聖政又繼以孝宗皇帝
聖政皆已終篇惓惓聖心復欲參稽高宗皇帝之寶訓
乃詔攸司自嘉定六年十二月三日進讀閱八年而七
十卷之書篇帙畢陳亦已盡經睿覽建炎紹興之聖治
條貫統紀皆備見其始終尊聞行知實為大訓信無負
高宗皇帝貽謀燕翼啓佑後王之意矣臣等竊觀高宗

皇帝以神武之資履艱厄之運身濟大業光啓中興仁足以兼覆夷夏明足以洞燭忠邪勇足以成戡定之功剛則以大自彊之德宵衣旰食三十六年立政用人之要料敵制勝之謀裕民足國之方御外理内之策大綱小紀詳法畧則炳如日星皆聚於寶訓一書陛下以聖繼聖駿惠先猷不但觀省之克勤每思尊奉而惟謹重熙累洽根本于兹商宗監成憲而永無愆成王酌祖道以養天下詎容專美于古先臣等猥以殊庸充員講讀復有際遇何補聖明惟知歸美報上出於誠實不容自默用敢奏聞欲望聖慈宣付史舘詔從之

宋會要 觀賞

太宗至道三年九月四日御滋福殿召輔臣觀西鄙地圖歷指山川堡壁曰朕已令屯兵於內地州郡而簡其閑冗輿以省費而息關輔之民也先是命左藏庫使楊允恭崇儀副使竇神寶閤門祗候李允則乘傳傳視山川郡縣形勝以圖上焉 真宗咸平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御龍圖閣召輔臣觀太宗皇帝草行飛白篆籀八分書及閱古今畫移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國田圖帝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朕嘗與邊鄙稍寧兵革粗息則可以力田行其事富庶吾民矣 六年十月三日對輔臣于龍圖閣觀種放山居圖放別業在

終南山聚徒講學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林泉之景頗爲幽勝時帝遣使繪畫工圖之而觀焉　景德元年十二月五日召輔臣於龍圖閣觀契丹禮物國母所致御衣綴珠銀鼠裘細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樣皆百匹金銀飾箱緘之果實雜粆腊肉凡百品貯于棟檯器水精鞍勒新羅酒青白鹽國主所致戎器賓鐵刀鷙禽曰海東青又太祖太宗朝契丹所上衣物盡在禁中至是亦發篋宣示自是遣使契丹所待禮物皆召輔臣臨觀著爲例　四年二月十四日車駕駐西京召宗室輔臣游內苑御西北小亭觀寒林石登東樓望老君祠　二十日幸內園登砌臺召親王輔臣吏部尚

書張齊賢刑部尚書温仲舒書寇準等賜座因閲臺西婁羅石觀東亭御製御書朝拜諸陵因幸西京記　二十三日名輔臣於內東門觀太祖彈丸壁初開寶九年太祖幸西都因行郊禮嘗戲彈於門之北壁其迹三在焉帝覩之興感命有司設龕護環之至是啟而觀焉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對輔臣于崇政殿之西廡內出太宗聖製歌詩御書故事皆有以鑒戒者示王旦等曰此先帝諸才人所藏近者工進自言至道初許度為道士以承熙旻駕而止昨祥符初再有陳請已為修覩處之又出安王元傑歌詩真草行書帝曰安王好學有天然性格生平著述尤多王旉皆已亡逸朕惜其樂

善勤古而世不及知購求所得悉以編次因紀序製之
仍付史館　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召輔臣於崇政殿北
廊觀中使任文慶於茅山郭真人池中所獲龍體長二
寸許鱗極細腹如玳瑁置手中仰覆無懼帝作觀龍歌
復送至茅山池中又出楚王筆御聖製記及賜山人秦
辯道人劉元詩因看金液訣歌示之　九月十一日對
輔臣於龍圖閣觀宮中迎奉天書圖二一繪天書出宮
一繪入宮又繪帝行大禮畢入宮之儀　五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編聯祥瑞所上祀汾陰后土壇親奠西嶽廟
三圖及祥瑞圖百四十八置龍圖閣下召宗室輔臣兩
制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三司副使刺史已上觀之　九

年三月四日召宗室觀書于玉宸殿　十月十四日召輔臣至龍圖閣觀聖祖天尊大帝宸篇聖翰樂金藥銀功德什器錢寶花珠等物及降臨內記真紀　十一月二十三日召近臣觀書於龍圖閣秘書監楊億知雜御史呂夷簡預焉帝作七言詩五首分賜輔臣宗室兩制諸帥侍制等命儒臣即席皆賦　十二月十一日召輔臣至崇德殿觀新製真聖寶冊袞服仙衣等又至崇政殿觀玉皇法從道具物　二十五日權三司使馬元方等請崇政殿上新作天書金輅帝服韡袍命翰臣臨觀焉天禧二年四月四日召近臣及館閣三司京府諫官御史詣宜聖殿朝拜太宗聖容又至龍圖閣觀書及聖

製贊頌石本時昇王未出閣始預座令從臣賦龍圖閣觀書宜聖殿賞花詩各一首是日先賜食于殿門 十一月十三日召近臣觀書于太清樓 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召宗室近臣館閣三司諫官御史官法御官請真遊殿觀豫設賜御製聖祖降臨記人一匣 九月二十三日召近臣觀書崇政殿十月十八日召輔臣於後苑觀滑州所獻鹿河陰縣所獻龍卵 四年十一月十日召輔臣兩制丞郎給諫三司副使御史知雜直龍圖閣赴龍圖閣觀書賜食承明殿門 十二月二十三日對輔臣涓王欽若於承明殿示以御製文章數軸及粉牋銷金紙賜中宮詩什手書等 仁宗天聖七年十月十

二日皇帝聽徹尚書召輔臣侍讀侍講翰林學士三司使副知制誥待制宗室諸司使副已上駙馬都尉管軍臣僚上太清樓觀書宴于樓下　八年六月六日召近臣元真殿燒香水心殿賜茶赴天章閣觀書看瑞粟退赴御製御書殿看御書分賜宰臣已下　九年閏十月二十四日召近臣太清樓觀書特召太子少保致仕晁迥預　景祐二年十月八日召近臣後苑親稼殿賞稻賜酒三行遂宴射太清樓　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御化成殿以芝草生於殿楹召輔臣兩制學士待制宗室刺史以上觀帝作芝草五言詩賜王隨以下隨等拜謝召坐賜茶翌日各為詩賦以獻　五年八月十五日召輔

臣兩制學士待制觀察使以下觀新製南郊儀仗法物於宣德門外　寶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名輔臣後苑翠芳亭觀稻賞帳實命座賜茶康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慶曆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六年九月十八日八年八月七日皇祐元年九月九日二年十月十六日五年九月十八日嘉祐三年十一月六日又觀慶曆三年九月三日名輔臣天章閣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既而面問禦邊策移刻罷　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名宗室及侍讀侍講觀帳實遂宴後苑　五年九月九日名輔臣兩制修起居注宗室刺史以上後苑觀稻賞帳宴太清樓命賦詩　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名輔臣崇政殿觀

祭器是日傳詔須觀已再座延和殿始起居　八年九月四日御崇政殿召輔臣觀御書　十一月四日召輔臣兩制崇政殿觀祭器　皇祐元年二月十七日召輔臣兩制學士待制館閣官宗室刺史已上崇政殿朝拜三聖御容既退命賜茶酒　五月十五日召近臣後苑寶岐殿觀刈麥帝曰朕新剏此殿不欲植花卉游為玩之所民以粒食為先而歲種麥於此庶知稼穡事之不易也至和元年五月二日嘉祐四年五月一日又觀　七月二十五日召輔臣兩制學士待制臺諫官宗室赴沈德妃位朝拜三聖御容　八月三日召輔臣後苑觀粟至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三年八月二日嘉祐三年八

月二十四日又觀　六日御崇政殿名輔臣觀渾儀圖
十一月一日名輔臣兩制學士待制臺諫官修起居
注宗室大將軍已上駙馬都尉管軍臣僚迎陽門觀三
朝寶字并三朝訓鑒圖延和殿命座賜茶　二年九月
三日名輔臣兩制學士待制宗室臺諫官三司開封府
推判官單臣僚崇政殿觀大樂　九日名輔臣兩制學
士待制臺諫館閣宗室觀察使以上管軍臣僚三司開
封府推判官迎陽門觀三聖御書并唐明皇山水圖
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名輔臣兩制學士待制臺諫三司
開封府推判官後苑觀雙竹　五月十八日名輔臣兩
制學士待制崇政殿觀御書　五年六月七日名輔臣

紫宸殿觀大樂　七月二十二日名輔臣兩制學士待
制臺諫館閣三司開封府群牧判官後苑觀瑞蓮　九
月十五日名輔臣兩制學士待制臺諫館閣三司開封
府推判官詳定官宗室正任刺史已上管軍臣僚崇政
殿觀大樂　十月二十九日名輔臣兩制學士待制崇
政殿觀寶冊　至和二年二月十三日名輔臣兩制學
士待制宗室觀察使已上駙馬都尉管軍臣僚迎陽門
觀御飛白書上清太平宮牌　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名
輔臣兩制學士待制臺諫館閣三司開封府推判官管
軍臣僚後苑觀瑞蓮　嘉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御崇
政殿召輔臣兩制學士待制臺諫館閣三司開封府推

判官觀交州進異獸賜食于殿門　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召輔臣兩制學士待制臺諫官觀天章閣御書
英宗治平元年十二月九日召輔臣兩制學士待制臺諫官修起居注三司副使宗室大將軍已上管軍臣僚赴迎陽門觀御書景靈宮孝嚴殿牌　神宗熙寧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召輔臣從官迎陽門觀御書景靈宮英德殿牌如治平元年例　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御親稼殿召輔臣觀粟命座賜茶　三年八月十三日五年閏七月二十一日六年八月十四日八年八月十二日九月十六日十年八月十二日又觀　三年四月十九日御集英殿召輔臣觀岐國長公主房卧命座賜茶

六日御親祿殿名輔臣觀麥命座賜茶五年五月二十
三日七年五月十三日八年閏四月二十一日九年五
月十五日又觀　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名輔臣兩制學
士待制臺諫官修起居注三司副使宗室刺史已工管
軍臣僚化成殿觀芝草賜食崇政殿門外　十月十九
日名輔臣後苑觀稻命座賜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七
年九月五日八年八月十一日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又
觀　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御崇政殿名輔臣觀渾儀命
座賜茶　九年三月十三日御崇政殿名輔臣觀韓國
大長公主房卧　十一月二十七日御景福殿名輔臣
觀魯國大長公主房卧　元豐元年五月七日名輔臣

後苑觀麥二年五月三日五年五月十三日六年五月十六日七年五月一日又觀　二年八月六日名輔臣後苑觀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又觀　十月二日名輔臣後苑觀稻六年十月二日又觀　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朝獻景靈宮至天元殿觀芝草

哲宗元祐二年十月一日觀稻于後苑　三年八月十四日名輔臣觀穀于後苑五年八月八日六年八月十六日七年八月四日又觀　四年正月十三日詔講筵官許依祕書省職事官例觀新樂從崇殿說書顏復請也　七年八月八日名輔臣觀稻于後苑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又觀　紹聖元年閏四月二十七日名輔臣觀麥

于後苑紹聖三年五月四日　三年五月九日又
宗紹興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幸秘書省召羣臣觀累
朝御書御製晉唐書畫三代古器　十六年十月二日
御射殿召輔臣觀新製郊廟禮器侍從正任刺史以上
與管軍侍從臺諫南班宗室卿監兩省官禮官館閣皆
立班命作朝會樂次作宮架樂合赴座宮宣坐賜茶
哲宗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權禮部侍郎范鏜等言
刈麥觀稼係同一時令車駕觀麥乞候禮畢移幸稻池
綵殿以觀稼詔可

宋會要 卻貢

太祖建隆四年五月十三日荊南節度使高繼冲籍伶官一百四十二人來獻悉分賜大臣太宗端拱元年二月九日詔諸道州軍諸色人今後不得以珍禽異獸來充貢奉十一月十四日故秦國王錢俶子惟濬等進金萬五千兩錦綺透背綾羅紗縠衣著三萬匹錢萬五千貫

通犀粘犀玉帶一百八十條粘犀四十株象牙十三株丁香三百斤象笏二百馬二十疋金玉瑪瑙鞍勒副之金玉珠翠首飾樂器皿什物各數千計橐駝十頭牛五十頭驢一百頭東來十五日叔夫人余氏又進粘犀一十株通犀帶十八條赭玉帶四條水精佛象十二事金三萬五千兩銀十萬兩女樂十人帝不納各賜錦綵三十段遣還之宋鑑太宗夏州趙保忠獻鶻號海東青上曰朕久罷遊畋無事此也保忠時出捕獵今當還賜之淳化三年十月壬子府州觀察折御卿貢白花鷹上令對其使放之仍詔御卿勿復以珍禽異獸來獻真宗咸平五年十月十四日知秉州齊化基獻白鷹帝曰珍禽異獸何所用也命還之給來使緡錢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十三日濮州舉人郭鄩等四百六十二人

以車駕東巡進粟豆二千石草四萬圍帝曰鄆等意雖可嘉然納之即諸路盡以爲貢益成煩擾可優給其直仍諭京東州軍民不得復然九月二十一日西京諸州民王延卿等以車駕東封各以香藥銀器來貢詔特令引對賜酒食所貢之物酬其直以遣之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知梓州崔端獻白鷴一帝以地遠勞人賜牙吏緡錢遣之仍令諸州依前詔不得以珍禽異獸爲獻六年八月十八日詔奉祀一路諸色人不得以技巧雕繪寶裝物來獻長編景德三年五月辛酉興州獻白烏詔還給其道里之費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丙寅詔州獻婁果後以道遠還之九年九月戊午甲禁谿治貢瑞物時遠獻白兎荊門軍獻綠毛龜故也交州進馴犀上曰此犀遠來深違物性恐將還之交州尚牧獻白御馬一疋上曰無名進貢何所用亟還之

仁宗天

聖四年四月五日職方員外郎知寧州楊及以乾元節遣使獻繡佛帝曰此亦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此為令郎吏諭還之長編是年却川陝獻繡英宗治平三年五月太子右賛善大夫陳世修獻白烏賜帛五十匹以烏還之哲宗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詔還坤成臣僚所進金酒器元符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永興軍王琛進玉器詔還之高宗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宰執進呈滕州守臣侯彭老進本州賣鹽寬剩錢一萬貫買到金一百六十六兩銀一千八百兩上曰朕意此必刻剥民財以為鹽息就使貢是鹽息寬剩自當歸之有司徐俯曰廣西鹽息固有寬剩自不當進獻上曰不歸之有司而守臣

獨衙進獻蓋求媚朝廷可降一官放罷先是彭老上章進獻上親批其奏付三省可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至是覆奏訖行出遂并罷其任四年三月八日三省樞密院進呈撫州獻刻觀音像極精工上曰朕平日未嘗使物然亦不敢加訾顧飾像設以祈福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宰臣朱勝非曰撫州又

收得玉罇刻成龍文恐是御府舊物未敢進呈上曰此
尤無謂也異時桼司竊市馬之賈貿易貝貨以充玩好
是舉山澤之利而捐之無用之地耳朕甚悼之其觀音
像玉罇可皆勿受同日撫州臨川縣布衣寧子恩進狀以

白銀木刻成大悲一堂與襄陽大悲真相不差毫髮體排纓絡手中法器悉皆顛動望特賜宣取詣自今奇巧技藝之物並不許投進其寮子思所進物像更不宣取今後更有似此進狀之人令登聞檢院不得收接仍令逐院出榜曉諭十二月十七日宰執進呈沿江諸州奏報文字上曰韓世忠近以鱘魚鮓來進朕戒之曰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却之十四年五月六日宰執進呈饒州姜樓等獻錢十萬貫以助國用上曰國用有常日不至闕若用不節所入雖多亦有不足之患可令給還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謂輔臣曰近日大將入覲有以寶

孝宗中興聖政起五物者子篇一段名用小字書注

貨鞍馬為獻者焉固不可闕餘皆却而不受蓋慮以進奉為名公肆掊刻有害軍政　孝宗中興聖政乾道五年九月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守臣欲郡計辦事而不恤縣道之匱乏致使橫斂及民上曰甚不體朕寬恤之意且如稅賦大重朕欲除減但有所未及當次第為之機又奏曰諸處有羨餘之獻皆移東易西以求恩倖願陛下察之上曰所言甚當今日之財賦豈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却之九年三月己巳侍御史蘇嶠奏伏覩關報廣南提舉官廖顒劉子廣州都鹽倉有積下不盡鹽本銀計實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貫文椿積在庫別無支遣又照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

色窠名錢物內有現在寬剩五萬貫欲行起發少助朝
廷經費奉聖旨依並令赴南庫送納者臣切謂陛下即
位以來屢却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郡稍知遵守此
盛德之事書之史冊足以為萬世法而小人急於自進
不能革心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緣乾道七年提舉官
章潭獻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為廣西
運判廖顯賓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為此舉其為愚弄
朝廷莫此為甚訪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到任時尚有
三四十萬緡是前官累政差閤不敢妄用潭取其半以
獻今顯所獻止十一萬緡已是[illegible]潭所餘無幾顯年歲
閒所餘無幾必須別得差遣而去後人何以為繼異時

課額不登誰將任其咎者今淮南浙西其事已自可見
兼此錢本是朝廷錢物樁在州郡者豈必歛之內帑[illegible]
然後為富所請移東庫實西庫何以異此欲望特降睿旨
却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盆本錢常平寬
剩錢亦乞樁留本路為水旱賑貸之備使四方之人知
陛下捐利予民之意詔從之史臣曰羨餘之弊上欺人主
下蠹生民非難知者而小人屢敢以是為進豈非謂利
之可動人歟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軻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
必曰利陸贄曰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人以
為本以財為末誠知義利之說明於上則奸罔之徒何

自秉閻耶壽皇諭臣僚損剩之請卻椿積寬剩之獻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清化原驚吏治者至矣　淳熙五年四月辛未知紹興府張津奏本府支用已是寬裕尚有剩錢四十萬貫起發應付御前臣實支用詔令紹興府將張津所獻錢為人戶貸納今年和買身丁之半仍令本府印給文榜遍下諸縣鄉村曉諭通諭知人戶今年已多納折帛錢在官與理充來年應輸之數務要實惠均濟即不得因而重疊別作名色搔擾如稍有違戾許人戶徑詣尚書省陳訴　史臣曰乾道五年臣僚嘗言諸州所獻羨餘類易移以覬恩倖　聖訓有曰今日財賦安得有餘自今若有此獻朕當卻之至是張津猶以羨餘四

十萬緡來則壽皇聖帝卻而不受復俾為民代輸以其所斂之民者還以畀民豈惟所取予而示之好惡其所以警厲臣工風動中外者亦宏矣臣故特著于篇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宰臣趙雄等奏光州復置中渡榷場官御前恐有曾經 在榷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鑒察禁物不令過界上曰御前自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如淮白非果之屬毫髮不曾買宮中並無唯遇太上 皇帝賜來則有之向來劉度守盱眙獻淮白卻而不受近蒙太上皇帝賜得數尾每進膳即食一小段可食半月記得元居實知盱眙軍初任之日朕慮其在輒獻北物再三戒敕令供責文狀不得買物以獻其

狀留尚書省卿等可取觀之　寧宗開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慶元府言真里冨國進獻瑞象一頭象牙二株犀角十株詔令慶元府以禮館待發遣回歸仍責委綱首説諭本官所遣官[illegible]海道遠涉今後免行入貢

帝系
帝治罷貢

宋長編起至止絶一段原係旁注

宋會要　罷貢

乾德四年四月十七日詔光州罷貢鷹鷂其養鷹戶並放歸農宋長編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加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須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絶　開寶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詔三司凡經度上供物非郡國土地所生者無得抑致四年正月十四日詔罷襄州歲貢魚腊長編五年詔罷荊襄道貢魚腊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三月一日詔江南諸州歲貢乾蜂傷生撓民宜罷之雍熙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詔先是郊祀乾明節及國家大

宋鑑一段應
小字旁注
凡案引均應
用小字旁注

慶州郡多遣官入貢自今罷之宋鑑至道三年六月帝謂宰相曰諸州多以祥瑞之物來獻此甚無益但令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為瑞也辛丑詔天下勿獻珍禽奇獸及諸瑞物　真宗宋鑑咸平二年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蘂難得之物宜充貢本州遂以為獻上怒黜愈崖州仍絕其貢是歲又減罷劍隴夔州貢咸平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民有自眉州來貢奉者帝曰巴庸遐遠可念其勞即詔禁止景德四年閏五月二日詔任土貢輸雖存舊典經途遐邈亦念重勞特用特推恩俾從蠲省三司所定劍隴等三十九州軍所貢土物並與減於夔賀等二十七州軍悉罷所貢每歲正旦止令具表以

宣城一段應旁注

聞諸州長吏不得以土貢爲名因緣率務於便民以稱
朕意宣城志是年詔宣州歲貢細筆竹簟望春茶可罷
之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詔諸州軍每歲進
茶並宜停廢先是諸路貢新茶者三十州餘越數千里
有歲中再三至者帝憫其勞擾罷之二年六月十九日
詔罷邕容等州歲貢藥箭六年七月五日詔皇族歲時
進獻皆無用之物徒成冗費自今除天慶天貺先天降
聖四節進供養物外餘悉罷相王元偓等奉表懇請仍
舊不許　仁宗長編天聖元年七月己丑罷廣東歲進
異花詔罷夔州玳瑁紫貝等貢　天聖五年三月九日
瓊州奏近准詔不許生取玳瑁以供器玩其常年土貢

鼊

玳瑁鼊皮紫螺未啟依例取採帝曰此皆非切須之物
仍勞率遠民殺害生命自今並權進奉六年正月十四
日詔川峽諸州軍自來織造功德進奉之處今後並罷
先是帝宣諭西川每歲織造功德進奉甚費機巧宜令
止絕宰臣等奏不作無益害有益止之甚便乃下是詔
五月十六日樞密副使姜遵言永興軍咸陽縣民元守
亮恃豪夸里中歲進酥梨朝廷優給酬之望罷所獻從
之是日詔溫州鼎州廣州每年貢柑子并糖霜煎果
子無得以貢為名赴京時宰相王曾等奏溫州等處瀕
海近山路險而遠費送勞費故罷之訓典是年罷永興
咸陽民元守亮家歲貢梨　寶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詳定所言自來臣僚家但經賜冠帔例得進奉甚費回賜之物乞除現任前任執政使相節度見任管軍臣僚妻乞依舊例並許進奉女并男婦之故管軍臣僚妻其餘文武臣僚不該上件官并自來妻女新婦有冠帔得入内者並乞減罷詔皇城司應臣僚家并命婦自來已曾進奉乾元節者並許依舊其十月一日及非次進奉自來未曾進奉人今後並依減省國戚家女并見任前任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及内人妻行人等今入内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依減定行施十二月十七日以益轉利夔路鐵罷皇子生進奉物長編慶歷七年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以民輸賦稅已

神宗即位初
石旁注

是大半之賦斂又令加耗謂之潤官臣恐諸路轉運司
尚有似此無名刻削陛下閱其奏自或有横加收斂名
為出剩乞明出牓使民知陛下之意上覽之曰古稱聚
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與朕結怨于民也亟下
詔止絕之皇祐寶訓元年羅廣州歲貢寄果　三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詔諸歲貢茶果飲食之物係災傷州軍
並令止絕　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羅廣州歲貢寄果子
已在道者留所至州軍公用其餘牙校兵力即遣還之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神宗即位未改元手詔曰四
方入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亦未有若茲之繁也今則
一郡歲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瘵亦多矣至

復

閒主押衙梓有破業終身不能償者良可矜憫耗蠹民物莫不由斯又所貢之物輙多食類難闕之亦無害也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非此謂耶朕甚不取今後並可令罷所罷貢物西京櫻桃八百樑紫櫻桃三十斤又內園司十六斤笋兩次共九百條紫薑一百斤河陽[illegible]鮓玉版鮓二百罐襄州紅薑蘘荷一百罈鄆州阿膠一斤大名府鵝梨一千顆棠梨二千顆成德軍栗子一十五石太原府葡萄三次共一百三十羅榛子仁二十袋林檎錢五十袋潞州葡萄一百羅人參一十五箇晉州葡萄一百五十斤澤州人參一十八箇永興軍新笋一百斤陝州鳳棲梨一千顆同州石鏃餅三百枚榲

椁两次二千顆梨一千顆邠州桃條一百五十斤剪刀
二十具火筯二雙虢州麝香五臍淮南等路發運司海
鹽一千二伯斤楊州新茶一銀合藏薑五十罐壽州新
茶芽一十斤舒州新茶一銀合光州新茶四十斤楚州
糟藏淮白魚三百斤通州海味截臍五百箇鯖子百
海鯖一百箇紅蝦五百箇鱅子二十斤春子一斤蘄州
烏蛇一十條高郵軍莧茈粉五十斤荆南府欒橘子一
萬顆新法欒橘五千顆鄂州雨前茶二百斤岳州柑子
一萬顆池州九華山石菖蒲一銀合處州白沙糖七百
斤宣州花木瓜三百枚廣德軍先春茶六十六兩三錢
建昌軍銀珠稻米一十石成都州色樣糖撚糖各一百

汀梓州曾青一十兩空青一十兩涪州乾荔枝二萬顆
蘇州薰橘一萬五千顆杭州鹽臥薑湖州柑子一千顆
睦州麥門冬煎廣州金橘一萬顆椰子一百箇漳州山
薑花一萬朶泉州山姜花三千朶橄欖子上色一萬顆
次三萬顆鎮江志神宗朝王巖叟奏臣伏以陛下即政
之初宜示儉薄為天下先臣竊知四方貢其有非國朝
舊例出於繼增而創起者所在不能無擾如空州之花
綾相州之花絁臣所見而知之者婺州之細花羅潤州
之花羅臣所聞而知之者臣見聞所不及若此類必多
伏望詔皆停貢庶成儉朴之風以隆盛德　哲宗元祐
二年七月七日詔諸州軍每歲土貢除舊進數外

添進者罷之徽宗大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詔諸路州軍見貢六尚局供奉物多不急之用兼闇揀選科配勞民費財可令殿中省并提舉六尚局同共相度具的確合用名色外餘停貢既而殿中省同共相度的確合用物件斤數并合停貢名色不須一減數十二項西京賓六百斤減作五百斤青州顆棗十萬顆減作五萬顆越州白梅二百斤減作一百斤辰州顆塊光明辰砂十斤減作五斤芙蓉辰砂一斤四兩減作一斤沅州朱砂四十斤減作三十斤宜州朱砂五十斤減作三十斤嘉州太黑附子十斤減作五斤內藏庫椿留江寧府生白瓜子羅三百疋減作二百疋京西轉運司御爐木炭四十秤

減作二千匹河東轉運司白氈五十領減三十領名
長八尺濶四寸尺真定府明花天淨紗共四百疋減作
素直紗二百疋停貢六項登州石決明三十斤福州鰵
魚三十斤廉廣州赤魚三十斤宣州揀蜂兒二十斤婺
州天淨紗三百匹撫州蓮花紗二百匹詔依十一月十
日中書尚書省言奉詔諸路州郡歲貢殿中省六尚
局供奉之物多有不急勞民擾下罷四百四十餘名所
存纔什一二乞下刑部鏤版遍牒施行從之宣和七年
六月二十六日詔近命有司考不急之務無名之費特
加裁定先協殿中然化自內始政由身率乃克有濟仰
惟熙寧詔書首罷四方歲貢明訓具在祗若先猷蔽自

朕躬理宜損益應厥中省六尚局諸路貢物可止依今來裁定施行尚食局京畿轉運司御麥二萬石減五千石茴香二十斤減十斤汜水白波輦運司柴三十六萬斤減二十萬斤衛州共城縣杭米二百石減一百石平江府蓮子杭米一百五十石減五十石橘皮三十斤減二十斤滑州英粉三百斤減一百斤决州紅麯一百斤減八十斤蜜五百斤減四百斤西京三鄉鎮椒一百斤減七十斤益州粱穀五十石減一十石壽州陽羅光米一十石減五石滄州蝦蛄五十斤減三十斤渭州蒔羅五十斤減三十斤溫州乾姜五十斤減三十斤荊南薦芹子五十斤減四十斤陽武林白小豆三石減一石

潁州白脂麻三石減一石廣州胡椒五十斤減二十斤
尚倉局司珍尉氏縣栗三千五百斤減二千斤建州火
前石乳龍茶一百斤減五十斤明州泉州松子共五百
斤減三百斤越州白梅三百斤減一百斤福州荔枝壹
萬顆減五千顆圓荔枝一萬顆廣州糖霜一百斤減五
十斤京西胡桃五千顆尚藥瓊州箋香二千斤減一千
斤廣州檀香二千斤減一千斤肉豆蔻仁一百斤減五
十斤零陵香五十斤減二十斤船上茴香一千斤減五
百斤沒藥四斤減三斤沒石子三斤減二斤兗州香墨
二斤減一斤供奉庫西京槐花五百斤減三百斤尚食
局吉州沙糖六百斤池州糟薑三百斤真州糟姜三百

斤襄州筍一百斤永興軍冬筍一百斤開德府白葦五
十斤鎮江府筍蕈三十斤台州金蕈三十斤北京杏仁五斤宿州無荑一
十斤福州鹿角菜二十斤紫菜二十斤廣州石髮一十
斤遼州官桂一十斤代州高良薑一十斤中山府甆中
樣矮足裏撥盤龍湯盞一十隻河中府乾柿二百斤遼
州榛子二石尚藥局廣州丁香母一十斤補骨脂二斤
辰州芙蓉砂一斤雄州人參一百五十斤白附子一十
斤温州乾姜二十斤江寧府陳橘皮二十斤露蜂房五
斤潞州赤石脂一十斤陝州白膠香二斤瓜蔞根一十
斤冀州生地黄四十斤兗州伏神一十斤松脂一斤赤
箭二斤三門白波輦運司寒水石十斤邢州京三稜六

斤商州贜粉三斤枳殼二斤單州兔絲子五斤紫草五
斤歸州厚朴一十斤南劍州土茴香十斤澧州香附子
四一十斤開封縣龍腦薄荷一十斤祥符縣龍腦薄荷
一十斤潁昌府蒼朮五斤蓯蓉五斤代州石膏五斤五味
子三斤越州牽牛六斤麥冬三斤江州白梅三斤黃州
白殭蠶五斤北京乾山藥二斤鵝梨五十顆真定府地
骨皮五斤河間府元參三斤衛州藁木五斤威靈仙一
斤濟州枳實二斤京西路轉運司槐白皮二斤金州黃
蘗二斤南京藥薄荷五斤脫蠶蛾一斤永興軍甘菊花
三斤成州秦皮三斤澤州桔梗四斤芍藥四斤黃芩二斤
苦參三斤晉州白礬二斤海州山茱萸二斤鎮江府丹

參二斤荊門軍蛇退一斤衡州大括蔞二十箇宜州生
豆蔻二斤雷州高良薑二斤欝林州縮砂六斤蓬莪戌
二斤昌化軍高良薑三斤尚衣局鎮江府花羅一百匹
梓州青絲綾六十匹南京輕薄金條紗三十匹供奉庫
興仁府白脂府三百石安州紅花五百斤並罷貢　欽
宗靖康元年八月十九日詔六尚局既罷其格內歲貢
品物萬數極多尚為民害非祖宗舊法可並除之　維
陽志是年以度支員外郎李知幾言揚州進貢第二
限糟薑赴六尚供奉庫今六尚局已廢所進非祖宗朝
供額乞止絕諸路如有似此果木口味之類非祖宗元
額乞特降指揮更不發起從之詔限三日開具合

發之額并令來往罷數目申省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詔諸路常供之物內有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因緣供奉數外取索多歸公庫吏相饋送擾擾為甚仰部措置除緣天地宗廟陵寢薦獻供[illegible]所須外餘並罷貢三年四月八日赦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乾薑秦艽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並行住罷十一月三日德音應天下土貢如金銀疋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內外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令依格起發外其餘土貢如藥材海錯若邠州火筯襄陽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貢紹興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戶部言先准赦諸路軍土貢物色權免投進候邊事寧息日依

舊所有紹興三年正月合供進土物詔罷免同日詔楚州土貢紵布一十匹特與蠲免三年十月六日詔揚州歲貢白苧布二十匹更免一年　文獻通考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銀絹戶部奏准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從出合預降詔曲加慰諭止其進奉則君臣恩禮兩盡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蓋已非是矧又不許臣切以為過矣望特與蠲免仍詔戶部淮南諸郡如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悅乃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　五年六月十六日詔住罷福

清縣觀音院尼歲織土貢及進奉花蕉布二百餘疋六年正月八日詔光州土貢葛布一十匹改復之初無可出辨與免五年七年六月十六日詔吉州有未起發建炎四年分土貢葛苧布等見下荊湖南路轉運使究治催發可依處撫州臨江興國軍例特與除放　長編二十一年十二月辛巳進呈御筆批下安豐軍蠟鮓白魚不欲以口腹勞人令自今後罷進上曰去年已降指揮罷溫州柑橘福建貢荔枝獨蠟鮓淮白未罷此皆祖宗歲供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　聖政二十三年十二月丁酉上曰觵司及都大茶馬司諸處進貢珍珠丈匹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止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

上宣諭輔臣曰諸州貢物朕罷官吏並緣勞民皆已住罷獨福建貢茶祖宗舊制故未欲遽罷十二月七日詔安豐軍依舊例進蠟[illegible]鮓白魚朕不欲口腹勞人可行下本軍自今後免進二十四日上謂輔臣曰近日兩浙閩廣市舶司及四川茶馬司諸處收買進貢真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止魏良臣等奏曰陛下勤儉不貴珠玉恭承聖訓降旨下行十六年二月三日執政進呈內藏庫申紹興府自紹興十九年已後署欠歲貢小綾上曰聞小綾民間織造亦費力已令折錢可自二十三年已前並與放七月二十七日詔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二百疋自二十六年以後特與放免閏十月八日

詔康州歲貢珠子雖係祖宗舊制聞取之頗艱致傷人命朕甚憫之自今可特罷貢其籍定蜑丁並放逐便登

上諭輔臣曰朕嘗獨太祖實錄見劉鋹進珠子馬鞍太祖因知鋹所採珠子甚多日役蜑丁數千人死者亦不少朕以珠子非急用之物既是艱得致傷人命朕甚憫之兼官司擾擾因緣為奸遂特命罷貢以為一方無窮之利宰臣沈該曰臣等仰見陛下不貴異物推仁民愛物之德及於遐遠其所用心與堯舜異世而同符也十二月二十一日吏部員外郎續觱面對觱言果州黃柑廣安梨涪陵荔子遂寧糖冰合陽細茗洋州查根左綿耿梨抛科措斂動以千數文移督促過於稅租

村疃窮毗所產既竭不免轉市旁求一果之直率數百金一夫之費至十餘千其間又飾籠粧奩爭妍鬬巧誤悅當路幸掩已私獘俗相承民不堪命望嚴賜誡敕自今四川監司尚敢狃于舊態重寘典憲上曰不知何用此物嶺奏多以更相饋送殊以為擾上曰如康州採珠朕亦無用懼傷人命立詔禁止嶺曰如監司豈可不上體聖意上曰當嚴行禁止於是詔四川置制司常切覺察仍令御史臺採訪彈劾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上謂輔臣曰王會知平江府有錢三十餘萬貫以羨餘為名未嘗起發聞近日已侵使太半今既罷進羨餘不知其錢何用卿等可聞若當時係正名取撥即合起發萬

一是巧作名目掊刻取便將實名畫行除去蓋恐取之不已百姓難堪此亦寬恤一事宜速理會五月八日宰執進呈四川便民事上曰蜀中製造錦繡帟幕以充歲貢聞十歲女子皆拘在官刺繡自朕即位以來不欲土木被文繡首為罷去蜀人便之兼後來節次科數多所蠲減想今民力稍寬矣宰臣沈該曰四川之民自此豈足皆聖恩所及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淮南瀕蜮淮白已住罷進貢訪聞州縣應干所產果實口味等物見任官及監司守臣互相饋送勞民害物理合禁止如今後尚取依前科擾其饋送及收受之人並計贓科罪許人户越訴州縣令監司按劾監司帥臣委御

史臺覺察彈奏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詔安豐軍舊例土貢葛布淮東諸州土貢白苧布並與免一年時以金人侵擾之後民力不蘇故也是年孝宗即位未改元六月十三日登極赦應諸路出產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州郡因緣貢奉煩擾道上疲費過所至於數外取索多歸公庫更相饋遺習以成風或假貢奉為名漁奪為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虫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不唯因口腹之故廣害物命亦使斯民冒犯險阻或至喪失軀命豈不甚痛太上皇帝已嘗降詔禁約竊慮歲久未能遵奉自今仰州軍條其土產合貢之物

申尚書省下禮部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
壽宮甘旨之奉當議指揮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
並罷如州奉行滅裂因緣多取當以違制論時諸州軍
所貢依制歲上戶部者紹興府越綾十匹輕䔉紗三匹
明州綾十匹衢州處州綿各百兩婺州各春羅三十匹
綿百兩臨安府綾三十匹鎮江綾羅各十匹平江府葛
布三十匹秀州綾常州白平紗苧布各十匹湖白苧疋
布二十匹嚴州白苧布十匹絹二十匹建康府羅二十
匹饒州麩金十兩太平州䳒花紗徽州寧國苧布各十
匹隆興府葛布三十匹贛州布二十匹吉州葛布袁州
筠州苧布臨江軍建昌軍絹各十匹撫州葛布揚州

布各二十匹滁州銀二十兩盱眙軍絹十匹神林基絲十兩楚州苧布折銀三十兩泰州陽織折銀二十兩粗絲絲二十兩廬州紗絹各十匹以銀三十七兩四錢二分四釐代之黃州苧布十匹舒州銀五十兩無爲軍綾州絹折銀各二十五兩和州苧布練布各十匹蘄州貢布折銀七十五七兩安豐軍光州葛布葛各十匹建寧府練布五十匹興化軍葛布泉州蕉布葛布各十匹綿各百兩邵武軍布荊南府綾并布各十匹荊門軍布折銀十兩六錢三分復州苧布漢陽軍貲布岳州歸州紵布德安府布各十匹鄂州銀三十兩靖州金二兩班紬白絹各二匹常德府白紵并紵布練布三色折銀四十二

果州生白綾十匹昌州土貢麩金三兩常貢絹十匹渠州生白大綾五匹 此段在瀘州金上

五兩澧州綾折銀三十兩信陽軍苧布折銀十兩潭州葛布三十匹永州布十匹衡州麩金五兩紵布十匹柳州道州苧布各十匹桂陽軍銀五十兩郴州金二兩銀十兩泉州葛布并武岡軍英州布各十匹潮州蕉布五匹新州銀十兩韶州絹十匹肇慶府[illegible]代絹銀二十兩南恩州封州銀各十兩連州白苧布夔州絹各十匹開州絹五匹萬州忠州麩金各三兩達州鑑紬五匹涪州恭州南平軍絹各一匹梁山軍綿百兩叙州葛布一匹潼州府盤龍熟白綾五匹濤頭水波紋綾五匹並常貢物遂寧府常貢土貢樗蒲綾各十匹瀘州金五兩懷安軍紬十匹富順監金十兩嘉州麩金三兩蜀州軍羅綫十

常貢羅四匹彭州羅十匹石泉軍金一兩雅州眉州麩金各五兩永康軍絹十匹以上係蜀州軍絲羅下

匹成都府花羅六疋綾帶錦三匹高紵布十匹綿州学布十匹綾五匹漢州学布卭州学布卭州絲布各十匹簡州錦紬二十匹麩金五兩襄陽府紗郢州白紵布光化軍白素金條紗各十匹隨州銀七十七兩房州紵布五五金州麩金二兩洋州隔織五匹常貢隔織三匹利州麩金五兩崗鐵十斤興元府烟脂十斤紅花五十斤閬州蓮綾十匹龍州麩金三兩巴州線紬五匹蓬州黄紵綾十匹綿紬白綾各五匹西和州甘草十斤靜江府銀五十兩容州貽州銀各十兩邕州銀三十兩梧州銀十五兩數內五兩常貢充白石英藤州貴州潯州柳州賀州橫州宜州康州環州昌州銀各十兩賓州化州高州萬

安軍銀各五兩融州象州金三兩鬱林州銀十五兩五兩

本州十兩認發舊白州二十六日江南東路安撫使張

浚奏準登極赦合依例進貢今來兩淮殘破及新復

州軍人民凋弊府庫匱乏乞止令奉表與免進貢從之

隆興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宰執奏有司近進年節銀

陛下批出自今節序並免進可謂甚盛德事臣等今相

盛禮乞免大農金繒之賜以承節儉之化二年七月二

十八日詔四州宣撫使歲進胡羊路遠勞民可令住罷

維揚志三年赦文罷揚州歲貢紵布二十匹以孝宗登

赦條具州軍土產貢物天地祖宗薦獻及德壽甘旨外

並罷故揚州紵布罷貢　光宗紹熙五年七月七日登

極赦應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依例進貢推恩內郡守
係權官者免進貢其表附遞以聞應監司郡守及在外
侍從官以上許上表陳賀餘毋得受

大祖建隆元年正月四日詔曰封二王之後備三恪之賓所以示子傳孫興滅繼絶夏商之居杞宋周隋之啓介酅古先哲王實用茲道矧予涼德歷試前朝雖周德下衰勉從於禪讓而虞在位豈忘於烝嘗其封周帝為鄭王以奉周嗣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務遵典禮稱朕意焉又尊帝太后為周太后並遷于西宮所司供給務令豐厚五日詔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陽而宗堯祀不止于本朝義必尊於有德著于祭法朕甚慕焉矧惟眇躬逮事周室謳歌獄訟雖歸新造之邦廟貌園陵豈忘舊君之禮其周朝嵩慶二陵及六朝宜令有司以時差官朝拜祭享永為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玘行禮二十九日有司請遷周六廟於西京五月廟成遣光祿少卿郭玘奉遷神主入廟七月二十七日遣工部侍郎艾穎拜嵩慶二陵八月四日遣光祿少卿郭玘享周廟　乾德六年八月詔於周太祖世宗陵寢側各設廟宇塑像命右贊善大夫王碩管勾修蓋開寶六年三月一日房州上言周鄭王殂太常禮院請輟朝參七日詔宜輟朝十日素服發哀於便殿命知制誥扈蒙撰陵名張澹定謚三陵總管竇思儼擇陵地澹按謚法讓德奉上曰恭請謚曰周　皇帝蒙請名陵曰順陵並從之十月

二日太常禮院上言是月四日葬周恭帝於順陵准漢隱帝例合輟其日
朝參詔特輟四月五日朝參　太宗雍熙四年八月十二日命勾當嵩陵
內品吳祿榮以十八日朝拜嵩慶懿三陵自建隆元年後每歲差官朝拜
今檢詳前代並無此禮惟開寶通禮先代帝王春秋二時州長吏攝三獻
官祭享其周三陵合準通禮故事從之　真宗景德三年二月太常禮院
言周嵩慶二陵各設廟像外其世宗影帳歷代並無故事伏請停廢懿陵
即世宗宣懿皇后陵不當更立廟宇順陵有恭帝本主殿昨議赴西京祔
廟續命置於下宮竊以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應別序昭穆又
唐高宗太子弘追諡孝敬皇帝神主附太廟大歷十四年有司言孝敬皇
帝尊非正統不列昭穆令廟廢主存請毀之遂瘞主於廟地今周恭帝即
位半年是時年裁七歲葬以王禮止設三虞望依孝敬皇帝故事瘞主廟地
從之　四年正月二十九日朝陵使言周朝嵩懿陵廟委官吏以官物修
葺致祭　二月三日詔吏部尚書張齊賢致祭周六廟祝文特進書　太
常禮院言昭司選二月十五日遣官神享周六廟今奉敕時祭亦在其日
今請以十五日先行時祭別擇吉辰行仲饗禮從之　二十七日詔曰朕
御從泉欲來省民風暫臨西洛之郊首訪前朝之廟將陳明祀用達虔誠

然而豐潔牲牷既申於薦享繕完棟宇尤在於精嚴其神主每遇祠祭方得出石室祭畢即如法安置廟宇特加修葺不得別藏官物務在精嚴副朕意焉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內侍李知信自嵩慶陵回言周世宗影殿陳設損壞及無供物乃遣內侍白崇慶製造周三陵供物賫送崇慶言春秋祭拜及逐月合用物令本州支送其香茶乞自京以時供給從之　仁宗天聖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錄晉肅祖孫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石保慶子介為三班奉職　四年九月十六日周後故虢州防禦使柴貴孫元亨自言世宗姪孫今家絕祿仕有母貧甚乞賜祿敘帝曰如其非偽可寘之班行乃錄為三班借職　六年六月四日錄貴子肅為三班奉職帝曰世宗開拓土宇本為國家其末裔不同他等當加收卹　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錄周世宗從子故太子少傅柴守禮孫詠為三班奉職　九年二月十二日錄貴孫吉為三班奉職　明道二年六月十三日錄貴孫照為三班奉職　十二月十三日詔修河南府周六廟鄭州周太祖世宗廟以省錢量加修飾仍令太常禮院詳定周恭帝塑像衣冠制度以聞識具先代陵廟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南郊赦唐李淵朱氏後唐李氏晉石氏漢劉氏周郭氏柴氏宗支子孫未仕者委所在求訪及許自陳特與甄

叙已有官者與遷官仁皇封典景祐二年冬至祀圓丘赦書節文唐李氏梁朱氏後唐李氏晉石氏漢劉氏周郭氏柴氏宗屬子孫未仕者特與甄叙已有官者與遷官兩浙錢氏泉州陳氏偽蜀孟氏江南李氏湖南馬氏荆州高氏廣南劉氏河東劉氏子孫未仕者擇其近屬一人特錄用之 三年二月二日編排錄用所言前朝之後內後唐李氏緣莊宗明宗本是二族合依周朝郭柴二族例各與甄叙又後唐李氏有因賜姓附入宗籍者欲除本宗嫡親外更不甄叙從之 四年六月五日錄唐李氏之後曰石曰女粥曰明曰繼宗曰壽曰舜臣曰祥曰尚曰敢並為三班借職曰沂為試將作監主簿周柴氏之後曰博曰勵曰濟曰永拱為三班奉職晉石氏之後右侍禁介為左侍禁世昌為三班借職 十六日錄唐李氏之後乾易等十一人並為三班借職詢等五十三人為遂州助教琮等五人免將來文解諫等三十七人免州縣徭役周柴氏後三班奉職熙為右班殿直曰愈曰若拙曰上善並為三班奉職餘發為許州長史緘為 州助教昭廓等十一人免州縣徭役仍各賜錢一萬 慶歷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錄周世宗曾姪滌柴揆為三班奉職 皇祐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錄周後柴貴曾孫日宣為三班奉職 至和元年正月二十二日錄周後柴守禮

曾孫若訥為三班奉職　嘉祐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録周世宗從孫柴恷為三班奉職四年四月九日詔曰先王推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褒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重欣戴歷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徳美丕顯頃者推命本始褒及支庶毎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充班行恩則厚矣而義則未稱将上系姚姒之舊略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仕進之路申以土田之錫俾廟寢有奉享祀不輟庶幾乎春秋通三統厚先代之制矣宜令有司取柴諸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歳時覩奉周室祀事如白身即與京主簿如為班行者即比類换文資仍封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應緣祭享禮料所須皆從官給如至知州資序即別與差遣却取以次近親令襲爵授官永為定式先是著作佐郎何鬲言竊聞朝廷以皇嗣未立而祠高禖夫求神既者遠而難測修人事者近而可必昔舜受堯天下而堯子丹朱為國賓禹受舜天下而舜子商均亦為國賓故書曰虞賓在位群后德讓湯放桀其事不載武王伐紂未及下車封五帝之後命夏為杞紹商於宋武庚作亂誅之而命微子啟以代商後故書曰惟稽古崇徳　　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周頌亦有來見祖

廟之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其來助祭之詩曰我客戾至亦有斯客以詩書論之示天子不敢以臣也孔子作春秋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何休說曰正月周正月二月商正月三月夏正月蓋王者必尊先聖通三統所以自立於天下也及秦滅六國夷二周不有師法故先聖神靈委於草莽子孫困於編戶至漢初定天下未遑制作及武帝東巡過洛考其後得周子南君封百里之地以奉祭祀至成帝時久無繼嗣梅福進言曰存人所以自立也聖人所以自亡也宜封孔子之後以奉成湯祀帝乃封孔吉及周承休侯皆為公不幸遭趙后之禍使福之言遂為空文惜哉魏文帝封後漢協為山陽縣公戴天子旌旗位在侯王上宋武封晉恭帝為零陵王行晉正朔服也隋封周靖介國公亦依晉家故事逮唐武德初封隋為酅公亦行隋正朔服色至正觀詔曰二王之後禮數宜崇今寢廟不修饗饋多闕非所以恭國賓也宜令營立國官置廟宇又天寶中封魏孝文十代孫元伯明為韓國公以備三恪然考其前代雖昏明不同其意亦不絕前烈延及苗裔周漢唐所以長久而秦所以二世而亡以魏晉宋隋區區之主猶不敢廢況盛世乎國家有天下以聖繼聖道綱墜紀靡不補緝至于裂數里草莽之地訪前代孤弱之嗣乃獨遺焉抑有司講求之未至也今

皇嗣來立臣竊危之奈何絕人之世滅人之祀而妨繼嗣之福也本朝受周天下而近代之盛莫如唐自梁以下皆不足以崇襲臣願考求唐周之苗裔以備二王之後授以爵命封爵立廟世世承襲永為國賓下太常禮院議而言曰按唐正觀二年詔二王後置國官立廟宇開元二年勅二王後每年四時享廟牲及祭器並官給主客司四時省問子孫准同王三品蔭隋後歲給絹三百疋粟三百石周後歲給絹二百疋粟二百石又十五年勅二王後為賓省會賜並同京官正三品本朝因周六廟春秋遣官祭享及修飾陵寢至于唐之子孫亦屢推恩賓之仕籍今兩上言乞訪周唐苗裔以備二王之後臣等按禮尊賢不過二代以其近已而易法故周以杞宋唐以介鄰是也今推次本朝之前二代即當立漢與周後又緣古者立二王後不惟繼絕兼取其明德可法五代草創載祀不永文章制度一無可考如上取唐室又世數已遠於經不合惟周則我朝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且今之制度與古不同難以遽行若參酌中制宜訪求周之子孫如孔子後衍聖公之比授一京官爵以公號使專奉廟享歲時存問賜之粟帛牲器以祭每遇時祀並從官給其廟宇亦加嚴飾如此則上不失先王尊德繼絕之義度之於今簡而易行故降是詔　八月太常禮院言定

到內殿崇班相州兵馬都監柴詠於柴氏諸房最長詔換殿中丞封崇義公簽書奉寧軍節度判官事　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錄周世宗後柴元信為三班借職　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詔太常禮院比封柴氏後為崇義公以奉周祀其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享無器服之數令其有司以三品服一四品服二及所當用祭器給之　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神宗即位未改元錄周世宗姪曾孫柴貽廓為三班奉職以上即位推恩也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南郊赦唐李氏周郭氏柴氏有親的諸孫譜系分明見在民籍仍自來別無過惡者許於所在官司自陳仰州府當職官考驗不虛更名命官一人結除名保識具錄聞奏當議特加錄用乃以唐高祖道王房下李杲為三班借職太宗濮王房下李德臣為均州長史府宗寧王房下李眷年為京兆府長史紀王房下李餘慶太鄭王房下李恍各賜錢三十千又分上等賜錢二十千次等十千霑及者餘百人柴氏延貴房下柴迥為三班借職柴衣為長史　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周後柴氏與二名借職三名長史唐後李氏與一名借職二名長史　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比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崇義公柴詠守本官致仕詔崇義公於柴氏諸房中推最長一名以聞　二月十七日供備庫副使曹州兵馬都監柴愈言

叔詠致仕愈是諸房中最長近親乞依例換文資襲封送太常禮院詳定
太常禮院言取到柴氏譜系定得詠堂姪愈於諸房以為最長撿會令文
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如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
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
孫曾孫以下准此無後者國除若身亡之後嫡子已經命襲未襲間犯除
名者聽以次承襲據此則始封之時須推諸房最長既封之後自合世嫡
相傳今來參詳欲取柴詠嫡長子孫一名承襲崇義公封爵庶得不違著
令協于典禮詔依所定勘會保明合承襲人以聞　九月十六日太常禮
院言柴詠長子已亡有嫡孫夷簡依人合當承襲詠狀稱夷簡作過乞以
次子西頭供奉官若訥承襲本院保明未得詔以若訥為衛尉寺丞封崇
義公簽書河南府判官廳公事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崇義公柴若訥柴詠
狀稱若訥有嫡長男務簡係嫡孫合依禮令承襲太常禮院勘會柴務簡
係白身見居父若訥服內合俟服闋日除官承襲七月詠卒務簡承祖詠
重服至九年四月二日若訥妻趙氏狀男務簡所持祖父及父兩重喪服
未委合於將來是何月日服闋太常禮院看詳崇義公柴詠致仕嫡子若
拙早亡嫡孫夷簡以罪廢朝廷遂立嫡子同母弟若訥襲封崇義公昨若

訥卒已准朝旨令若訥嫡子務簡候服闋日襲封今詠卒有庶子若水若
經等其務簡雖非嫡孫緣已係傳襲封爵之人合比附嫡孫承重以後喪
二十七月滿日服除依先降指揮施行從之十年五月十七日詔鄭州長
史柴袞令流內銓與注遠處簿尉袞叙周世宗之姪元孫昨日授命已及
十年乞注一正官故也元豐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河東提舉保甲司言唐
高祖後徐王宗子李謹等狀乞依唐氏之後乾州李有方例免保甲從之
十有七日開封府言周柴氏之後乞自今諸房子孫令具生年月日注
籍從之　哲宗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吏部言柴氏之後自元祐七年
南郊先取無官之族推恩其最長者諸族畢已官後值郊廟恩據令十一
位次第從長官之詔可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七日徽宗即位未改元
尚書省言柴岐奏伏念臣係周世宗之後六世親侄孫本族累蒙異恩襲
其後嗣例宦仕進之路惟臣本房三世無人食祿相繼伏望聖慈矜憫與
臣推恩庶使孫遺得霑寸祿詔昔我藝祖受禪於周嘉祐中擇柴氏孝枝
一名封崇義公議者謂不當封周然禪國者周而二恪之封不及禮蓋未
盡除崇義公依舊外擇柴氏最長見在者以其祖父為周恭帝後以其孫
世世為宣義郎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以示繼絕之仁為國二恪永為定

制　高宗皇帝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明堂赦夫聖人所以興滅國繼絕世者咸使其宗廟不絕血食也如唐李氏後漢劉氏後周郭氏柴氏子孫存者並各與一班行名目仍許于所在自陳保明聞奏　已而得周世宗孫柴孝廣唐太鄭王下李燁適長孫寔上謂輔臣曰繼絕舉廢此最好事唐太宗初定天下使訪隋後子孫載美前史可依赦並補承信郎　五年四月九日吏部言太常寺看詳到承節郎柴叔夏係周世宗親元孫本家自嘉祐四年曾祖詠始封崇義公襲封至堂兄恪因金人全家被害並無繼嗣之人今叔夏合該承襲相繼主祭錄白宗枝圖並無偏蓄詐冒詔柴叔夏特與換廸功郎襲封崇義公與衢州合入差遣既而援故事乞換京官吏部謂選人與公爵未稱尊詔特換右承奉郎　十一月十九日詔不理選限登仕郎柴安逸特許理選限以襲封崇義公柴叔夏言安逸乃周後引赦推恩故也　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吏部定到武德郎監潭州南嶽廟柴有乞承襲陵廟推恩據襲封崇義公柴叔夏保明先有弟四房從義郎柴革於紹興八年准告換授右宣義郎監周陵廟事因疾身故其世襲恩例係永法至今未曾陳乞其房叔柴存係第八房下目今係江南見在諸房最長亦係柴革之叔依得詔旨合該換官承襲繼絕故周恭之後

即無隔蔭重疊違礙從之　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詔右宣義郎襲封崇義公柴叔夏特添差衢州西安縣丞不釐務任滿更不差人　二十六年閏十月二十三日衢州言襲封崇義公柴叔夏狀係周世宗孫專一主祭祀事令已闕陞知州資序恭覩嘉祐四年詔如至知州資序即別與差遣卻取以次近親合襲爵受官承替永為定式乞令次男國器受官主奉蒸嘗與臣一別處差遣詔依柴國器特補右承務郎襲封崇義公　二十七年五月二日新差充判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柴叔夏言係周世宗五世親孫見待兩政三年闕望特改一近闕合入差遣詔改差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替陳政由到任成資闕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六月九日吏部言監周陵廟柴太有已其襲封崇義公柴國器保明到保義郎柴安宅係以次最長合該換官承襲填闕從之　乾道二年八月一日詔以右承事郎柴國器係承襲周廟祭祀人添差權通判衢州不釐務　五年添差權通判婺州不釐務如例　已上乾道會要　淳熙元年五月三日詔宣教郎柴國器改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先是國器添差權通判平江府仍釐務臣僚言已降指揮雖宗室戚里添差亦不許釐務今國器乃周世宗六世孫襲封崇義公已累任添差正以此故少加優異與宗室戚里恩例一等今與

之添差初未分適任升之釐務則有碍見行指揮乞不釐務故有是命八年十月十六日詔宣教郎柴國器添差通判嚴州仍釐務十四年正月添差通判衢州仍釐務十五年七月十八日詔忠訓郎柴安實特授宣義郎監周陵廟以衢州柴安實係周世宗之後最長故也

宋會要 錄諸國後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六日東封赦應吳越忠懿王近親未食祿者特與敘用泉州陳氏近親未食祿者分析關奏偽蜀孟氏吳李氏湖南馬氏荊南高氏廣南河東劉氏親嫡子孫未食祿者特與甄敘 仁宗明道二年六月十三日詔錄南平王高季興吳王李煜楚王孟昶彭城郡王劉繼元南越王劉鋹嫡子或孫一人官願文資與簿尉班行與三班奉職 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南郊赦兩浙錢氏泉州陳氏西川孟氏江南李氏湖南馬氏荊南高氏廣南劉氏河東劉氏子孫未仕者於所在投狀擇其近親一人特錄用之錢俶天禧四年閏十二月以其子供備庫使守讓領榮州刺史景祐四年六月錄其從孫曜為三班借職 李煜乾興元年九月錄其從孫宗慶為三班借職 天聖元年三月又錄其從孫宗諒明道二年九月錄其姪仲文並為三班奉職 景初四年六月又錄其姪

仲舒為三班借職　孟祖大中祥符二年九月録其孫元恭為三班借職
天聖二年四月録其孫故屯田郎中隆悦子朴明道二年九月又録其
曽孫貴並為三班奉職　景祐四年又録其孫隆敬為三班供職　劉鋹
天禧四年閏十二月以其子西頭供奉官守素為東頭閤門祇候右侍禁
守道為西頭供奉官明道二年九月又録其孫翊昌為三班奉職　景祐
四年六月又録其後仲宣為三班借職　劉繼元天禧元年七月録其孫
克昌為三班奉職圖昌為三班借職四年閏十二月以其子右屯衛將軍
守節為右武衛將軍嘉祐五年正月録其曽孫允為三班借職　馮尚景
祐四年六月録其後應肇為三班借職　高季興天聖七年六月録其曽
孫壽為江陵府枝江縣尉景祐四年六月又録其後濟為三班借職　高
宗皇帝紹興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三省言明堂赦文欲與繼前國無後者
特與官其子孫使宗廟血食内兩浙錢氏未有該載詔兩浙錢氏特與訪
尋柄長子孫推恩二年十月七日御筆批出起居舍人王洋因面奏不急
之務可特降一官於是宰執進呈上曰朕虚已求言務濟時病如夷狄盗
賊又朝廷闕失等事今日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以望臣下之
意至如錢氏納土子孫世受國恩其餘在五季一時割據類皆盗賊非若

古帝王之後洋欲封其後是奬戰也洋言無取與降一官若後來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賞庶使臣下得以盡言無隱

宋會要

出宮人

太祖開寶五年五月十六日以久雨帝謂宰相曰霖雨成災得非闕政使之然耶朕恐宮掖中有所幽閉令編籍後宮得二百八十餘人諭以願歸者以情言其應命者五十餘人各賜以白金帷帳遣還其家趙普等咸稱萬歲　太宗淳化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雍邱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帝謂宰相曰程疎遠小臣不知宮中事爾內庭給使不過三百皆有掌執不可去者朕視妻妾如脫屣耳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羡門王喬寧能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貽萬代譏議卿等固合知之李昉等奏曰臣等家人朔望朝

集禁中備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踈賤妄言宜加黜削
帝曰朕豈惡其言但念其不知爾終不加罪　至道三
年五月十九日帝謂宰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可憫
朕已令擇給事歲深者出之呂端等曰陛下踐祚之初
首行茲令實哲王之懿範也　真宗景德九年二月十
三日帝謂侍臣曰宮人掌事者朕常恐其多然所掌皆
不可闕其解音律者非皇太后誕辰及節序外經時未
嘗施用近令籍在宮及私身人唯留高年者餘悉定其
名氏諭令出宮昨日曉諭皆號泣願給侍宮庭至有推
托不去者李沆等奏曰陛下焦勞萬機退朝未嘗宴樂
中外所知宮闈之人蒙至仁撫育不忍違離左右帝曰

朕念其深處宮闈俾其遂性而堅不願去有一宮人年七十餘有二女子其年長者留之少者令出號泣無已朕諭以訪求良家方令屬聘再三遣之始去　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詔曰掖庭之中名職素定各司其事式率舊規肆予纂承無所增益八月之算廢而不行九御之列闕而未備慮尚違於物性頗用軫於朕懷比因餘閑特從臨問式遂其意以洽至仁其宮人一百二十人宜令入內內侍省優與資給還放令從便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詔宮人百八十四人令入內內侍省放出掖庭優與資給聽其從便　仁宗明道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放出宮人二百人時帝宣示宰臣呂夷簡曰昨

出卻內人不少並令聘嫁免至幽怨衷簡云此乃陛下感美之事自前放出宮人甚多比來時物稍貴只恐出外不易　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詔曰曩者母后臨朝而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宮並放遂便　寶元二年四月五日帝謂輔臣曰近出宮人百餘令從良免幽閉深宮亦可減禁中浮費對曰此乃陛下感德之事其利甚博帝曰近有人邀軍駕進雙生二子言年可十五已來各有姿色尋不受遣去亦不問罪對曰前代帝王尚多采納陛下卻而不受又復矜容足彰聖德　慶歷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出宮人一百五十餘人　嘉祐四年七月十四日出宮人二百三十六人　英宗治平元年四

月十七日出宮人一百三十五人閏五月十五日內出
尼女冠九十六人歸本寺觀願嫁者聽之皆先因事得
入遂留內內寺觀不出者仍命內東門自令稱被召者
勿內而執奏之三年七月十八日放出宮人一百八十
人　神宗熙寧六年十一月一日殿直張榮垂拱殿起
居唐突自陳因勒停罷俸有女貢在禁中詔貸其罪令
內東門還其女以上國朝會要　哲宗紹聖二年十一月出宮人
九十一人四年五月出宮人二十四人　元符二年四
月出宮人一十一人三年九月出宮人六十九人　徽
宗崇寧元年正月出宮人七十六人三年四月出宮人
六十二人　大觀二年正月出宮人七十七人三年正

月出宮人三十二人二月出宮人二十四人四年出宮人四百八十六人詔以監嫁遣放內人所爲名初幹當內東門司楊日言監嫁放出宮人於廣福妙法兩院因有所請故有是詔　政和九年出宮人八十人二年出宮人三百八十三人三年出宮人二百七十九人四年出宮人六十八人五年出宮人五十人六年出宮人六百人七年出宮人六十八人八年出宮人一百七十八人莊季裕雞肋編淵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日常膳百品十減其七放宮女凡六千餘人則道君朝蓋以萬計也

高宗建炎三年二月十四日詔朕以涼昧荐歷險難深爲不德天未悔禍是以倉卒南渡駐于江浙念國勢之易削慨宗社之僅存雖政事宜有改更在朕躬尤

當省懼自今以往尤當益務爲勤畏儉約修德立教庶幾上當天心轉禍爲福下慰人意易危爲安所有應緣供奉禁省事專屬朕身者如儀物之飾膳羞之奉仰有司痛行裁損必遵非薄其後宮有職事掌管人不可減放外其餘悉行減放各聽從便仰三省行下體朕至誠之意

紹興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柬三十出之趙鼎等言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之盛德也三十一年六月六日出宮人三百一十九人

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隆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詔朕適當多事之時務從儉省在内宮人雖不多令更減放三十餘人

出外是日宰執進呈御筆減放宫人宰臣陳康伯奏曰
此盛德之事在外減省見令條具上卿類聚進呈故有
是詔　乾德三年閏七月詔典字王氏等八十九人並
放逐便以上乾道會要　慶元五年五月十三日詔才人吳氏可
令歸家逐便本位内人元破紅霞帔等請受二十五分
並日下住支本位官並發歸合屬去處官告并宣令内
東門司毀抹翌日宰臣京鏜等奏昨日恭覩内批吳才
人令逐便仰見陛下聖慮高遠書稱成湯不邇聲色亦
不過此上曰此慈福之孫乃朕姑行前日是太上皇后
遽然送來亦不曾子細商量只得姑留數日鏜等奏言
外間亦知非出聖意亦知别留一閤分不曾寵幸鏜與

謝深甫何澹許及之同奏曰尤見陛下盛德前古聖王之所不可及上曰又與錢三萬貫辦奩具出外嫁人鏜等奏曰臣不勝贊嘆以上寧宗會要